

思源 | 感恩 | 2019-09-28

思源

CAPASUS
JOURNAL

Fall, 2019



目錄

這一年.....	劉孟周	01
本屆協會活動回顧.....	劉孟周	06
會員動態..... 蕭孟昌、徐孝華、黃湘涵、林宜穎、林俞君/曾聖翔、曹晉維、王克寧		28
攝影沙龍..... 盧正信、郭明實、黃耀文、張嘉蘭 (61)		37
生活隨筆		
生活手札三則.....	何婉麗	42
Living in a Bubble or Self-segregation: A Trend of Young Asian Americans?.....	魏鳳珠	50
一個不愛閱讀的人堅持閱讀.....	吳珠菊	54
藝文天地		
金縷曲。迎春.....	周俊梧	62
閒坐說太宗.....	劉北	63
二手書店淘寶趣.....	黃金澤	72
The Night Chiang Kai-Shek Died.....	黃喜玲	76
福爾摩沙：「我是誰！」.....	張嘉蘭	84

主編：張嘉蘭

版面編輯及封面設計：劉孟周

封面攝影：盧正信

這一年

劉孟周

我們學人協會目前的制度是會長任期一年，在年會時交接。每一任會長在衝刺到最後的年會重頭戲的同時就卸任，可謂急流勇退。我猜想過去的每一屆會長都應該和我一樣，在卸任後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今年的思源很遺憾沒能如願在年會之前出刊，不過倒是給了我一個機會，在卸任後有點時間能省思沈澱，和大家分享這一年來的經驗和體悟。不過請放心，我盡量長話短說。

新進會員

我一直很敬佩黃喜玲前會長在連結新進會員方面的努力。不少她邀集的新會員即使因為事業家庭等原因而已回國或搬離協會州區，至今仍然保持聯繫，比如這次還投稿本期思源的會員動態，和大家分享她/他們的人生故事。為了能承先啟後，激發協會更多的生機，我設置了策劃組，積極邀請所有近年內加入協會的新進會員參與幹部，讓新會員們從參與中認識更多老會員，熟悉協會的特質和組織，也讓新血的熱情和衝勁得到發揮。雖然沒有如原先計劃，達到每個月聚會討論的節奏，參與幹部群的新會員們都非常投入。

我要特別的表揚好幾位加入才不久的新會員：陳淑玲博士、魏鳳珠博士、廖國荏博士、蔡宜長博士、杜立崑醫師、陳榮河博士及張程鈞博士，感謝他們在這年裡表現的熱心和奉獻。另外前幾年加入的林彥君博士和鄭胥德博士出馬擔任秘書、盧正信博士聯合資深會員郭明實醫師為年會全程攝影，給年會留下歷史的影像紀錄等，都是佳話。會後更高興得知獲得青年學者獎的張致維博士及王聲揚博士都在會後申請加入，並已經通過審查，目前都已正式成為會員了。



年會中與當天介紹的六位新會員合影。



感謝幹部和志工

如不包括現任的朱子宇博士，協會已歷經35位會長的領導。我們能持續發展，相信是因為每一位會長都很用心。不過我深信其他會長會更同意的事實是，如果沒有協同合作的幹部們的無私貢獻，只靠會長一人是不可能成事的。除了會員幹部之外，更要感謝幹部們的配偶及家屬對協會活動的參與支持，甚至願意志願協助。在年會中我曾特別感謝我的夫人邱禕之，在精神實質上都給予我許多的幫助，讓我在繁忙的工作之餘，還能籌辦會務、組織年會。

姊妹市年會

籌辦年會的種種，都紀錄在九月初傳發給會員們的年會報告中。倒是希望分享邀請台灣講員的背後故事。我是透過不同的機緣認識和邀請了台灣來的三位講員。前會長黃金澤很有心，在一年前得知我預定的年會主題後，就先提議並透過臉書引介我認識了他的高中同學——台中文學館的設計建築師謝文泰先生。都市議題專欄作家邱秉瑜先生則是我在做年會主題資料收集工作時注意到的年輕學者。我並在之後透過臉書聯繫結識他。前會長何婉麗那一屆年會曾透過蔡宜長博士邀請前台北市副市長林欽榮先生。當時林教授正好剛應邀加入北市府，因此未能成行。本屆年會由於主題在城市，又有姊妹市週年的副題，我非常希望能有林副市長或相同等級的專家學者來參與。在我剛開始嘗試聯繫他的時候，他仍任職台北市副市長，因此我並沒有太大信心能請得動他。之後他離開市府回交大，並在三個月後出版了三萬字、上下兩冊的新書，因此我在臉書上看到了他的新書發表會，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機緣，就才寫了一封信，誠心邀請他來參與年會，並在不久之後得到他的回應。



邱秉瑜先生在書店裡的小型演講。

今年五月我請假回台灣，當然很高興能有機會和母親及弟妹團聚，但另一重要任務就是和三位台灣講員進一步認識，溝通年會的目的和合作的細節。班機早上到達台北，中午我就去參加了邱秉瑜先生在一家文青書店的一場演講。除了在邱先生演講後和他又談了許多城市議題和來美事宜之外，我也體會到台北目前藝文活動的普及和活絡，以及年輕市民對都市環境議題的關心。

當時三位講員中還是林欽榮教授最為不確定，即使在回到台灣不久就得到他同意面談的回應，他是否會答應參與需要我去面談落實。不過在和他見面簡報及交談之後，發現他為人謙和友善，對協會的組成和年會的主題都很有興趣，終於比較放心。



拜會林欽榮教授並討論年會內容，之後得林教授惠贈剛出版的新書。（林教授助理陳雅君攝影。）



在自己設計的庭園裡侃侃而談的謝文泰建築師。下圖，在謝建築師設計的小學圖書館內。他為了鼓勵小朋友多利用圖書館，特別設計了照片中的「書蟲」玩偶。





我在離台之前兩天才有機會到台中拜會謝文泰建築師。因為是建築同行又同是台中一中校友，覺得和他備感親切。謝先生很有心的先安排他夫人和女兒和我在一家維權組織經營的書店餐廳共進午餐，並在餐後親自導覽他的四處文化資產改建作品。他對台中地方文化的熱忱和對設計的用心給了我許多的啟發。我們因此也整合了一下他到年會講演的大致方向。

不論是台灣還是美國本地的講員，在尋找和邀請的過程裡，社群網絡無疑的幫了我很大的忙。這一年來，可以看到 Line 的會員族群使用人數增加，我們的年會上網註冊也很順利。希望我們能利用網絡科技讓協會的組織更有效率，會員間的聯繫更為緊密。

由於協會經費有限，歷屆年會邀請講員，一向以志願/無酬演講為主。在此前提之下，必須以主題的社會公益性高來打動講員出席。並且最好能透過既有的人際關係引薦，增加專業性的可信度，減少對參與的疑慮。前會長吳珠菊博士在年會會務討論時，針對青年學者獎金額太低的議題回應，認為我們既然經費有限，除了增加募款活動外，應該要設法增強學者投稿得獎的榮譽性。我非常同意，並認為要組織和啟動資深會員參與評審，讓投稿經過專業的評估過程。

Love 與 愛

我在年會會刊的前言提到我們是基於對協會同儕、對所屬城市及國家同胞的愛來籌辦年會。不過當時是以英文思考書寫。英文的 Love 和中文的愛有各自文化的深度和意義。有一家中文報紙的記者朋友在報導的文字裡，將我提到的 Love 演繹為仁愛的精神，似乎蠻貼切的。一整年來，邀請的講員們都成了朋友，幹部們都能同心協力做事，會員、會友們都熱心捐獻、積極報名參與，在在都是善意和支持，顯現仁人愛物的精神。這是我們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特有的人文風景。讓我們永續維護這個美好的風景吧！

本屆協會活動回顧

2018

9/29	Secretaries Meeting
10/05	ROC National Day Reception
10/20	Atlanta BeltLine West Arboretum Walking Tour
10/20	Taiwanese Student Job Placement Seminar at Georgia Tech
10/27	BeltLine East Walk
11/03	Staff BeltLine Walk & Meeting at BeltLine East
11/03	Accounting Meeting
11/09	Director Jennifer Yu Dinner at Bo Bo Garden
11/10	Monte Jade Annual Conference at Hilton
11/18	Staff Teleconference
12/1	Health Seminar at CCC
12/2	Director Tseng Dinner at
12/08	Post-Election Forum at CCC

2019

1/5	Staff Meeting at Alice Stanley's Home
1/19	Alabama Mini-Conference at Huntsville
2/10 & 2/11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at CCC
3/2	Monte Jade MJIC Announcement at Maxxis Tire
3/9	Trade War and Its Impact Forum at CCC
3/16	Staff Meeting at Atlanta Marriott
3/20	Taipei Mayor Reception at Center of Puppetry Arts
4/7	Atlanta Street Alive Walk with TECO
4/20	Spring Beltline Walk (canceled due to inclement weather)
4/21	Health Seminar
5/11	College Planning Workshop
6/2	Staff Line Meeting
6/21	Attending Special Taiwan Puppet Master Show
6/22	Staff Line Meeting

2018-10-05

台北經文辦事處國慶酒會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Day Reception by TECO



中華民國107年國慶酒會，大家穿得稍微人模人樣參加。幾位會員齊聚合照。左起吳珠菊、牛中怡、吳漢青、黃金澤、管家義、劉孟周。



資深會員陳開堯、鍾斌、鍾夫人趙金鶯、前台大校友會長李瑞琳及前會長康薇。

2018-10-20

探訪環城綠帶西段

Atlanta BeltLine West Arboretum Walking Tour

I have walked the east side trail with Lily Huang at the end of 2017, and was quite impressed by the experience. I booked an Atlanta BeltLine west arboretum walking tour that took place on Oct. 20, 2018, as part of my research on the annual meeting the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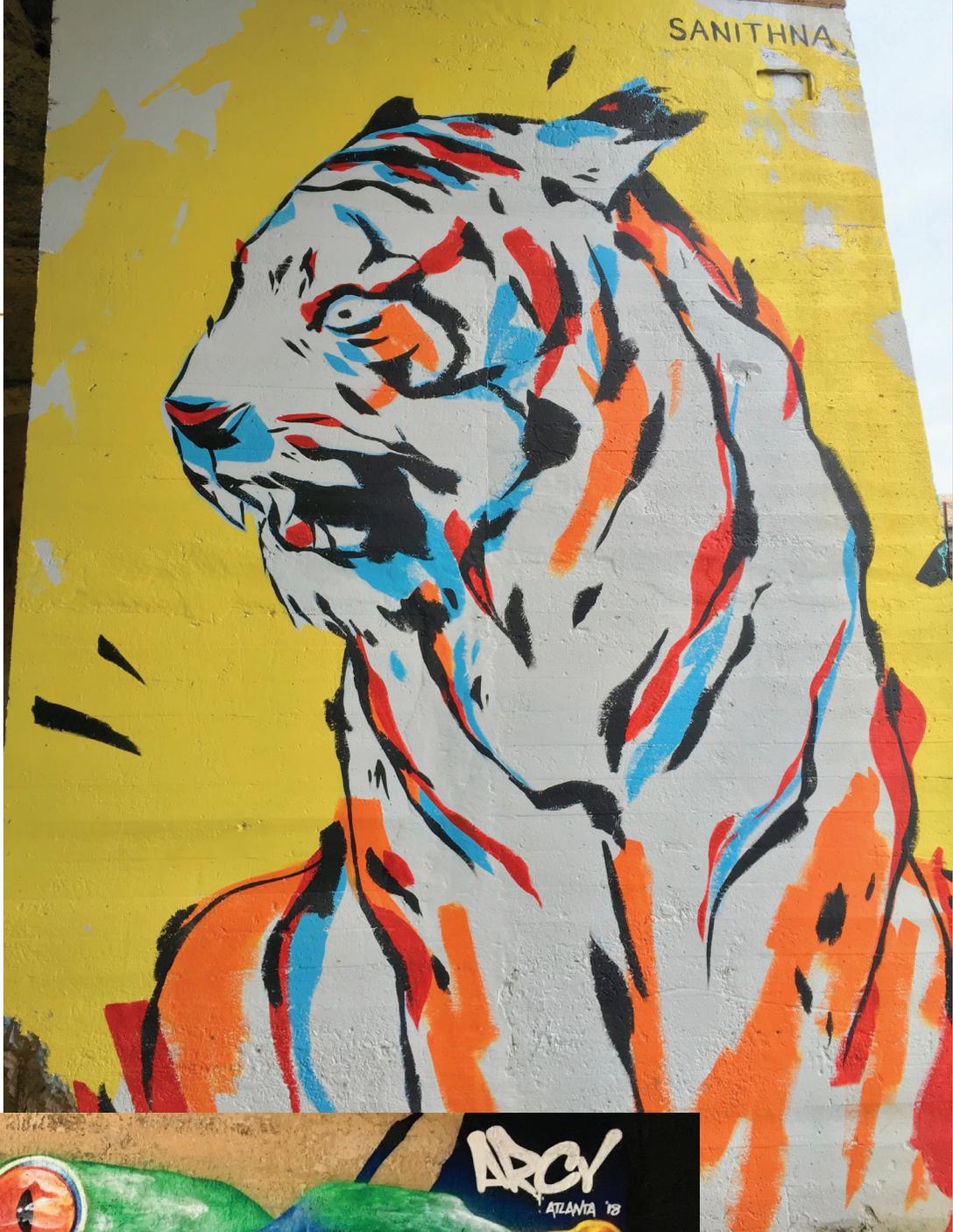
The free tour is sponsored by Trees Atlanta. Our guide's arrival is delayed but she was easily forgiven after she told us that her Marta train broke down and she has to walk and then took an Uber just to get to us. The fact that she was a PhD student volunteering to be our guide but had to pay for the Uber with her own dime because she was practicing not to have a car is a great story to begin with.

The Beltline West trail is much less popular comparing with the east trail, but Trees Atlanta has been patterning with Atlanta Beltline to plant all the way along the trail to establish an elongated arboretum to make the trail not only more enjoyable with greenery, and seasonal colors, but also can be interesting and educational.





To make the Beltline trail even more enjoyable, many connecting trails leads to local parks and other established trails. Several retail stores and restaurants build their own entry trails for people to easily access their places. Local artists are welcomed to occupy designated walls, overpasses, or other structures to display their graffitis, sculpture, or other form of arts. We saw quite a few great ones on our trip that day.



2018-10-20

慶祝中華民國107年國慶 留學生就業座談會

Taiwanese Student Job Placement Seminar



配合協辦亞特蘭大關懷救助協會及喬治亞理工台灣同學會籌辦的亞城大專及研究所台灣學生就業座談會。活動在喬治亞理工與中華民國107年國慶盃保齡球賽同日先後舉行。本會資深會員邱培堯律師講解學生身份學位後的工作或移民策略及須知。吳珠菊博士、魏鳳珠博士聯同玉山科技的錢平忠先生為學生提供人生及職涯計劃的指導。

The Job Placement Seminar for Taiwanese Student was organized by 亞特蘭大關懷救助協會 and 喬治亞理工台灣同學會, and CAPASUS was invited to co-sponsor. Our members, Attorney Monty Chiu gave a well-prepared presentation on post-graduation immigration options. Prof. Chuchu Wu, and Dr. Alice Stanley with Peter Chien from Mount Jade were on the mentoring panel on resume writing and job searching.

2018-10-27

探訪環城綠帶東段

Atlanta BeltLine East Arboretum Walking Tour



To complete the basic research on BeltLine, I went to another Arboretum Walking Tour sponsored by Trees Atlanta, this time at the East section.

The Beltline East trail is quite popular, even though that was a pretty cold and windy day, we still saw many people walking and jogging on the trail. I love our docent, Rich. He is well prepared, fun to be with, gave us a lot of background stories and plant information. Trees and landscaping done by Trees Atlanta blend with the environment so one may enjoy the overall scenery but may not notice the individual species or the label they have for each tree. The narration given by Rich really helped us relate with the landscape along the trail better. I highly recommend the tour if you have not done it.

2018-11-03

幹部環城綠帶健行及會議

Staff BeltLine Walk & Meeting

這一次的幹部會議幸運的在一個陽光普照的涼爽秋日舉行。我們的集合地點是卡特中心，一大早正好有熱鬧的農夫市場。氣溫大概在48度左右，來參加的會員們先逛了一下攤位，各自買了些咖啡甜點熱身。卡特中心的後花園有各式植栽、雕塑及水景，藍天秋色倒影在平靜的池水中，還可以遠觀市中心高樓天際線，讓大家讚嘆不已。離開卡特中心，我們穿越北側的老住宅區，感受一下上世紀20年代的街區如何逐漸接上因為 BeltLine 開發而發展起來的新式公寓、餐廳等設施。

Angier Springs Road 進入 East BeltLine Trail 的入口有一處有名的雕塑，是一群排列整齊的直立鐵桿，中間圍有一個大石塊，石塊上略平，可以坐人。據設計雕塑的藝術家自己的說法，這座雕塑象徵場地精神及社區共享，紀念 Beltline 歷史的延續，也代表 BeltLine 的推展是許多人及社區共同努力的結果。我也期許幹部們以同樣的精神共同為協會努力。

這次會議的活動形式不同是為了配合未來城市生活的年會主題。讓參與幹部體驗能在集中的短時間和小範圍內攫取許多人文的信息和資源、拉近人與人的關係的城市生活特點，體驗以步行才能感受到的城市風味。沿著 East BeltLine Trail 我們走到 Parish Café 用餐，並在餐後在步道旁的野餐桌開會討論。



2018-11-09

休士頓科技組組長游慧光組長送別餐會

Director Jennifer Yu Dinner

從2015年起，駐休士頓經文處科技組游慧光組長一直支持學人協會的年會活動。由於她任期已滿，加上科學技術部計劃調整指導轄區，學人協會將改由華府的代表處科技組接手指導。因此資深會員同時也是僑務委員的王祥瑞安排了一次和游組長的聚餐。一方面祝福游組長順利回台繼續原有大學教職，同時也交接年會的補助及籌辦事宜。參加餐會的協會幹部有陳榮河、李崢嶸、黃喜玲、張嘉蘭、牛中怡、魏鳳珠、吳珠菊及劉孟周。餐會中還有亞特蘭大經文處的洪中明副處長及王顯融秘書。



2018-11-10

玉山科技協會年會

Monte Jade Annual Conference

學人協會與美東南區玉山科技協會的會際情誼及合作關係，需要持續的維護和經營。2018年我會的前任會長黃火金、吳珠菊及會長劉孟周受邀擔任玉山青年獎及創意獎的評審。在玉山的11月年會裡，秘書張嘉蘭及公關組長魏鳳珠也出席觀摩。



2018-12-08

中美大選後的政經情勢論壇：矗立在十字路口的台灣？

Post-Election Forum

邀請三位同是資深會員的政經專家：謝復生教授、黎建彬教授及鄭義為教授，舉辦一場選後政經情勢分析論壇，由張嘉蘭博士主持，僑界大眾參加踴躍。美國競爭劇烈的十一月選舉後，中華民國的地方選舉也有戲劇性的結果。兩國國內政黨實力各自重塑，新的政局也可能牽動政策的變動和調整。論壇聚焦於探討此一政經新局勢對美中台內政、外交及經濟政策的可能影響，同時展望明年台灣經濟成長態勢與通膨可能性，以及評估美中貿易戰中的挑戰與機遇。

謝復生教授 Dr. John Hsieh (U. of South Carolina, SC): 台灣九合一大選後的政黨重組。

黎建彬教授 Dr. Chien-pin Li (Kennesaw U., GA): 大選後的美中台三邊關係。

鄭義為教授 Dr. William Cheng (Troy U., AL): 大選後的美中台經濟互動。



2019-01-05

第三次幹部會議 - 於魏鳳珠宅

The Third Staff Meeting, at Alice Stanley's



2019-01-19

阿拉巴馬州區會員聚會

Alabama Mini-Conference at Huntsville

為了能深入了解各州區的會員及地方特色，強化各州區會員對協會的向心力，聯合副會長朱子宇博士召集了一次阿拉巴馬州區的會員聚會。會中阿州的資深會員，僑務委員蔡裕棟博士介紹在台、美、中三地經營事業的不同經驗，企業家精神令人景仰。工程師出身轉向以藝術創作為人生中心的會員王克寧女生分享他事業轉型的心路歷程，並分享她的作品。這次的聚會還有失聯多年的老會員紀經增重回協會，另介紹了兩位申請加入我會的新會員：張程鈞博士及博士生黃思傑先生。





2019-02-10 & 11
支援春節園遊會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2019-03-09

「中美貿易爭端的探討」座談會

Trade War Impacts For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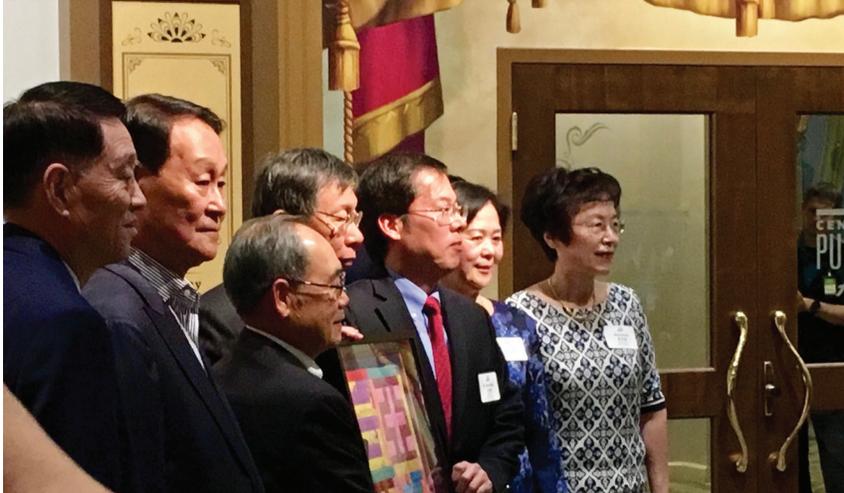
與玉山科技協會合辦論壇：中美貿易爭端的探討，主講人都是我會資深會員。其中鄭治明教授為主講人，以數據及經濟理論定位中美貿易的長期趨勢及影響。鄭義為教授解析美國當政鷹派面對中美貿易失衡的核心策略。陳開堯則分析貿易戰分身成科技戰對股市可能的影響。這次的論壇正對時事變化，演講內容深入淺出，觀眾參與也非常踴躍。



2019-03-20

柯文哲市長歡迎會 - 慶祝台北亞城姊妹市四十年情誼

Mayor Ke Reception - Celebrating Atlanta-Taipei 40 years of Sister-City Relation



2019-04-07

亞城活躍街道遊行 - 慶祝台灣關係法40週年並支持參與WHA

Walk in Atlanta Streets Alive - Celebrating Taiwan Relations Act & for Joing WHA



2019-04-21

醫學講座

Health Seminar at CCC

- 1) 左立醫師主講「過敏的方方面面」。
- 2) 李曉松醫師主講「保持身心健康，活出精彩人生」。

觀眾踴躍，兩位醫師準備充分又能言善道，回答問題風趣幽默，真是帶動醫學普及的典範！謝謝何智達醫師及牛中怡醫師的安排及主持。



2019-08-02, 03 & 04

年會剪影

Annual Conference Photo Montage







2018 - 2019 會員動態

蕭孟昌、徐孝華、黃湘涵、林宜穎、林俞君/曾聖翔、曹晉維、王克寧

蕭孟昌 Meng-Chang Hsiao

非常幸運的能在 2014 年加入了 CAPASUS 這一個大家庭，期間完成了博士班的學業和博士後的訓練，很順利的在2018年的夏天搬到了康乃狄克州，在 Jackson Laboratory 從事癌症基因檢測的工作。新英格蘭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地區之一，對於文史愛好者而言是一個新奇且有趣的體驗。工作之餘，能和家人一同探索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的風情，實為人生一大樂事。但相較於阿拉巴馬，康州的冬天相對的酷寒且冗長，除了思念南方的陽光，更懷念學會裡滿滿的人情味。在這裡要特別感謝洪延康、黃耀文、管家義、黃喜玲、吳珠菊、張嘉蘭、何智達、陳英偉、郭明實和諸多會友們，提供了求學、研究、就業、家庭等等各個面向的經驗分享，以及長期不斷的支持與鼓勵。更要感謝學會提供了這樣的平台，除了學者之間交流的機會之外，更能夠把學員們寶貴的人生與學術經驗傳承給下一代。

最後利用這個機會再偷渡一段工商服務，Harold Alfond 基金會與 Jackson Laboratory 合作，自2018到2021為期三年的期間，資助緬因州三千名的癌症患者進行免費的癌症基因檢測 (Genomic Tumor Testing)。簡單來說，過去醫師的處方主要是依照患者的症狀，加上血液、X光、超音波等常規檢查，相同的疾病往往採用類似的治療方法。而新一代的精準醫療 (Precision Medicine) 除了上述的常規檢查外，還會加上基因、蛋白質和代謝等檢測，再和人體基因資料庫進行比對分析，進而找出治療效果最佳化及副作用最小化的客製化醫療。精準醫療正在顛覆相關的醫療產業，人類的平均壽命也可望大幅延長。學會會員若有親友居住在緬因州，可以參考這一個聯結獲得更完整的資訊：<https://www.jax.org/clinical-genomics/maine-cancer-genomics-initiative/faq>





徐孝華 Frank Hsu

離開亞城，搬到洛山磯南端的一座幽美小城，拉谷娜山莊 (Laguna Woods Village)。時間過得真快，已經快要五年了。

來到此城，加入了此間的華人聯誼會。聯誼會有六百多位會員，經常舉辦各種活動與服務，豐富了我們在這裡的生活。

去年華人聯誼會成立20年，本人被推薦擔任《華人聯誼會二十週年紀念冊》的編排工作。既然作為會員，當然應該盡些義務，就坦然接下這份工作。經過六個多月的努力，這本一百七十多頁的紀念冊在編輯組的合作下，順利完成。

聯誼會會長李建嵐先生在「序言」中寫道：《華人聯誼會二十週年紀念冊》主編葉郁寧女士和負責排版的徐孝華先生帶領編輯組成員，敢於勇挑重擔，為《紀念冊》的人物採訪、拍照、寫作、編輯和排版印刷，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此謹代表華聯會理事會向編輯組成員們表示深深的感謝！

主編葉郁寧女士在「編者的話」中寫道：這裡我要特別感謝孝華，他工作最吃重，出力也最多，紀念冊的編排工作，可以說全部是由他完成的，他要編排，要找資料來補白，有時還得替文稿選擇適當的題目，他是絞盡腦汁，全心投入，要把它做得最好，這種敬業精神很讓我感動！

黃湘涵 Shannon Sung

親愛的 CAPASUS 學者及會員們，

我是 Shannon，跟學人協會實在是相見恨晚，自從 2016 - 2017 年第一次輔助當時會長喜玲姐之後，一直都沒有機會再參加學會活動。去年暑假期間，我因為爸爸小腦出血，回台灣半年安排看護，聘請外勞照顧爸爸，因此錯過八月初的會議。看著父母身體漸衰，覺得人生苦短，也促使我放棄原本要跟老公相隔喬州和德州兩地，慢慢找工作再團聚的想法。今年一月正式從 Spelman College 辭職，開始兼任 Concord Consortium STEM 教育課程以及評量顧問一職。

我加入的團隊主要負責開發人工智慧軟件，以此來輔導學生工程設計以及科學知識學習，跟我原本研究的領域相似。不過我熱愛教書，所以在附近學區科學研習社當志工，也申請了代理老師職位。很開心的是，我很快在新家附近找到一個社區教會，開始查經跟服事，生活大致上步上軌道了。謝謝大家的關心！雖然不能常常跟各位先輩見面請教，我就透過在LINE群組上面大家的分享長知識了。附上我們去 Fort Worth Zoo 的全家福給大家請安！



林宜穎 Yi-Yin Lin

Dear 學人協會的大家，

時間真的過得好快啊！一轉眼外子（Kitae）與我回到台灣已經三年多，快四年了。在亞城的生活是我們最想念的時光了。當時受大家的照顧很多，非常很感謝。不知道大家都好嗎？

從亞城回到台灣這期間最大的變化就是我們的女兒出生。從懷孕、孩子出生、到現在，真是深切地體會到，原來生養小孩是這麼的不容易啊！！新手父母的日子雖然辛苦，但其實我們的內心是非常喜悅與踏實的，尤其看到女兒每天都有新的進展、新的把戲時。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幾張女兒成長的照片。這幾年間只要時間允許，我們就會一起到台灣不同的地方旅行，也讓Kitae更認識台灣，同時我們也會帶著女兒回韓國。

由於Kitae與我目前白天都是要上班的，所以我們當下共同面對的課題，就是如何在職場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尤其對身為媽媽的我來說更是，因為總是想要有更多的時間陪孩子。有時候真的是有種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無奈啊。

最後呢，希望大家回來台灣時也與我們聯繫，更期待有一天能帶著我們的女兒拜訪亞城，見見大家！

Kitae 與Yi-yin (2019.04.22 於台北)



妞五個月大時



週歲（於韓國）



2019年4月（妞滿兩歲了！）

林俞君/曾聖翔

Yu-Chun Lin / Sheng-Shang Tseng

一年來的心得：打怪、破關、怪物升級、打怪、破關、怪物升級……持續中。

小孩的成長真的很快，每個階段都有自以為很難過去的坎，實際上卻是我們還不知道怎麼做最好的時候他就進入下一個階段了。就像我們一開始因為小孩頻繁吐奶求醫，醫生診斷後說一切正常，長大就好；確實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完全不吐了，也慢慢不用拍嗝了。然後一連串的開始翻身、學趴、學坐、學爬、學走、學吞嚥、學吃飯、學說話。如今，這個當初的嫩嬰，已經是個能在學校操場上趴趴走、會叫爸爸媽媽的小女孩了。回頭看看自己一年來的摸索、替孩子下的決定，突然覺得父母的勇敢是來自於和孩子的默契，而這個默契是用心相處的累積。雖然看了很多教養的文章、書籍，聽了很多專家之言，但最終從來沒真正信奉單一來源，而是記住了原則之後，依照自己孩子的狀況摸索調整。回過頭來看，這當中的每個決定都挺勇敢的，例如我們決定開始何時餵副食品、第一口食物是什麼、該怎麼準備、又何時進階到下一個階段。都是小之又小的問題，但對於第一次當爸媽的我們來說，卻是對孩子、還有對自己家庭生活模式改變非常重要的決定。很高興的是，我們找到了適合自己也適合小孩的方式，也很高興能漸漸和孩子建立起無可取代的默契。看到孩子眼中對自己的依賴和信任，是最滿足的回應。



孫羽佑 Yu-Yo Sun

I moved to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and work at UVA since January 2018. The lifestyle at the historic town is kind of different from the big city, Atlanta. Besides the home of the US Presidents (Thomas Jefferson & James Monroe), there are many vineyards, breweries and cideries in town, of course, including my favorite outdoor activity, many nice hiking trails around C'ville. I got married with Dr. Yi-Min Kuo, who is currently the scholar at our department. We work together in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experimental models of ischemic stroke for studying neuropat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further to develop better thrombolytic therapies. We pretty much enjoy the life here.



曹晉維 Michael Tsao

After being away from Taiwan by myself for twelve years,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o see the new infrastructures f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ere are some many new routes and stations for the Mass Rapid Transit (MRT). The Airport routine is super convenient not only for the locals and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Another nice touch is the station naming convention. Now when my US friends come to visit, I can tell them to get off at G19 (Songshan station) instead of saying the Chinese name. Another transportation tool that amazed me was the bullet train. I can't believe how fast I can get to Kaohsiung now. The Ubike (City bicycle rental) is a nice addition as well.





王克寧 Caroline Wang
- Art and Science Collide

Caroline Wang is a retired NASA engineer and researcher with a passion for art. She believes any successful design comes from both knowledge and creativity. Art is a good training for creativity. Therefore, art makes a good foundation for engineers, scientist or other professionals.

Caroline Wang is a diverse artist, she incorporates Asian culture into Western art, and paints whatever subject inspires her. She experim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materials for her artwork. Her original paintings have been on exhibition throughout many of cities with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Since 2004, she has over 55 solo exhibits. The themes of her exhibits throughout the years have included “East meets West,” “A New Look for Asian Art,” “Expressions,” “Tour Around the World,” “Species Around Us,” “Dramatic Gardens,” “My Inspiration,” “The Ocean,” “Wheeler wildlife Refuge and Park,” “Dragon Fly and Garden,” “Inspiration of Wild lives,” “Watercolor with Asian Flair,” and “Wildlife in Color.”

Wang's watercolor painting "Rocks in Mexico" won the top 10 Watercolor Society of Alabama (WSA) online national contest in 2012, and her painting "Snow Day" won the top 10 WSA online national contest in 2011. Her painting "Venice, Louisiana" has received the Best in Show Award at Tennessee Valley Art Association's 31st 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Exhibition South 2005. She has received the Signature Artist award from Watercolor Society of Alabama.

Caroline's recent solo exhibits were at Birmingham main Library gallery in Birmingham, AL, Carnegie Visual Art Center in Decatur, Birmingham Botanical Garden Gallery, Von Braun Center-Art Huntsville Gallery. The upcoming exhibit is scheduled for Gadsden AL/Museum of Art. Her studio is located at Lowe Mill ARTS & Entertainment in studio room 204. (Lowe Mill is the largest Art Center in the nation.) She teaches art—"How to Apply Chinese Calligraphy brush stroke to watercolor paintings". Caroline is also a designer with VIDA, a new kind of fashion e-commerce company.

Creation and inspiration are the elements which fueled Wang's passion for the art world. Scientists and artists are creators and inventors. They always have new ideas, theories, concepts and products that no one has done before."

Caroline Wang is a public speaker from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and past NASA Speakers Bureau member. She encourages people to find their passions, and set their goals, and reach to their dreams. Caroline's dream is to be one of the best artists in the world, be a creative artist, and paint how she feels from her heart. All of her art pieces have unique stories, and they are inspired by her daily life. She wants everyone of her paintings has a life of its own. She also made notecards from all her paintings, and people have sent them t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Below are the links for Caroline's Art information

<http://www.cwanggallery.com/>

<https://shopvida.com/collections/caroline-wang>

<http://www.lowemill.net/portfolio-item/caroline-wang-painting-studio-204/>

Caroline just started an online shop at Etsy, offering women dresses with her art.

<https://www.etsy.com/shop/Wukening>

攝影沙龍

盧正信、郭明實、黃耀文、張嘉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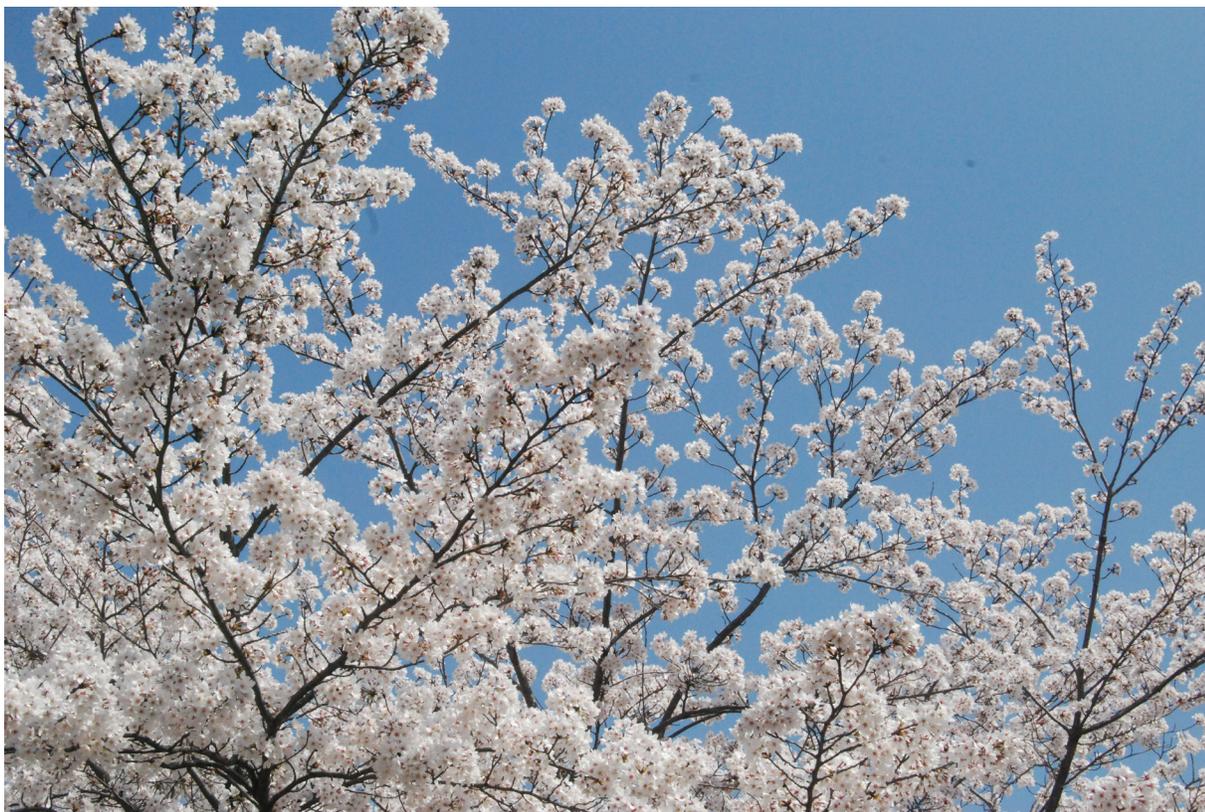


盧正信 作品-1

攝影沙龍



盧正信 作品-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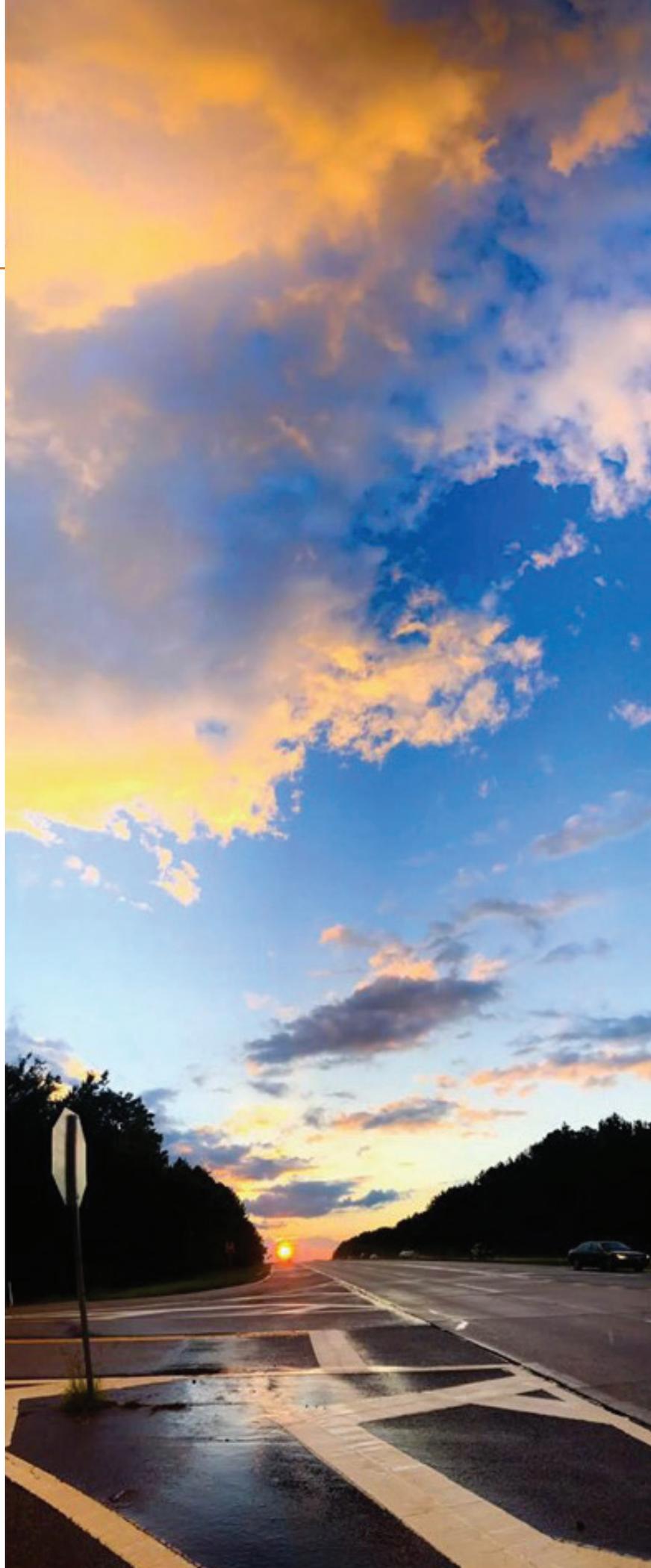
郭明實 作品-1

攝影沙龍



郭明實 作品-2

攝影沙龍



黃耀文 作品-1

攝影沙龍



黃耀文 作品-2

生活手札三則

何婉麗



I. 旅遊手札：會遇余光中老師，在南京

行年越長，人生可以捨下之事、物、人、情就愈多，可是年少時唱過的歌，讀過的詩，動過的情，反卻愈顯晶瑩出現在記憶裡。余光中老師的散文與詩，就是那樣陪伴著我渡過青春年少時光，在案頭，也在心頭！因此聞知余老師辭世，即或未聽過他的聲音，從未受到親炙教誨的我，不免愀然感傷。

其實啊，感傷的何只是我？他是我們這代不可磨滅的共同記憶，因為他，苦瓜可以是玉，天空可以是希臘，更還有民歌音符可以飄著詩意，人人傳唱；甚至筆帶文曲而胸懷社會。當這些哀思盤桓於心時，正好應學生之邀踏上南京之旅，而不知竟能以另類的方式會遇余老師。

初遇始於南京的第一個夜晚。車隊裡的一位高師傅發的車，知道我是台灣來的，立即曲正腔圓地高歌一首羅大佑的歌－光陰的故事，「那你會唱羅大佑作的曲－《鄉愁四韻》嗎？」由於他不會，於是我介紹了余光中，還即席唸了他著名的《鄉愁》，當我唸到

而現在，
鄉愁是一彎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學生與師傅聞之皆動容，沈靜中，我期許一週後離開南京時再遇見師傅，聽他唱《鄉愁四韻》！萬萬想不到第二天早上，竟然奇蹟似的再次坐上高師傅的車，而相隔不到半日，他竟然已經能唱上《鄉愁四韻》，一字字、一句句、一韻韻的唱著，車裡似乎就這樣裝滿了鄉愁醉酒的滋味，而攝氏1度的窗外，似也承載了臘梅香之鄉土芬芳。

行程來到蘇州，在伏羲文化會館幸遇呂成芳老師。她在兩個小時內，讓我們

對頁照片：張守玉與何婉麗攝於南京美齡宮（國民政府主席官邸，始建於1931年。）- 攝於2019年。

——領略到崑曲、評彈的詞雅、曲美。到最後，她要我們翻到演唱歌本裡的詩詞部分，竟然是余光中老師的作品——《春天，遂想起》。她也娓娓道來，當她是文青之時，如何一遍一遍讀著余老師的這首詩而淚流滿面。呂老師彈著琵琶，請座中一人上來朗頌作為互動，也紀念過世的余老師。學生拱從台灣來的我出去唸，我在毫無準備之下，輕輕唸起：

春天，遂我想起遍地垂柳
的江南，想起……
清明節，母親在喊我，在圓通寺
喊我，在海峽這邊
喊我，在海峽那邊……

唸著唸著，血脈兀自賁張，思母心緒澎湃得讓我不會自己，結束時熱烈掌聲一時嚇醒已經身不知何處的我。

幾天後再回到南京，我把兩次會遇余老師的感動，告訴了在大學教書的兩位老朋友，其中蔣曉玲老師說道：余光中老師辭世的第二天，基本上南京是「刷屏」的，也就是說整個網上的大家的朋友圈都是余老師逝世的消息和他的詩。聽到此，我不禁再次驚異，於南京出生、就讀南京小學、中學、以致金陵大學的余老師，是如此被南京人親近與敬重。

我也才想到，在出發之前讀過《旅遊中國南京：古都百味》一書，余光中老師被列為九位南京名人之一（其他名人有七次下西洋的鄭和、寫儒林外史的吳敬梓等）。文中提及，余光中曾於受訪時說過，「南京是我詩心起跳的地方。我清楚記得在自家小樓作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詩。」感覺得出來，南京在余光中老師的心中之重，而南京人亦還之以敬重與愛戴。

余光中老師1950年移居台灣，1967年後辭世於台灣。在他辭世不久，因緣際會我走了一回余老師詩心起跳的地方，親見開車的師傅傳唱他的詩歌；親聽崑曲老師以琵琶話說他的詩詞，而南京人又如何以刷屏致以敬意，那些自發性的情感，深深地感動了我。此際，海峽那邊的一幕幕都像似一個個「完美時分」(perfect moments)走入海峽這邊我們台灣讀者的生命裡。



南京 中山陵 - 張嘉蘭 攝於 2004 年。

II. 旅遊手札：四代同堂的導遊

在我多年旅遊跟團的經驗中，惠惠是我最喜歡的導遊，也是全團最喜歡的小可愛。她不但文史知識豐富，口才便給，幽默有禮，讓我們的旅遊天天都生動有趣。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惠惠家的四代同堂，就是老爺爺老奶奶（112, 114歲）、爺爺奶奶（90, 94歲）、爸爸媽媽（66, 63歲）與她跟她先生一起生活。當然高壽令人好奇，而像惠惠這種年輕人這樣樂於照顧老人大概也不多了。

惠惠每次帶完團回去的時候，總要給老人家帶些小東西讓他們開心。有一次她特別買了一個水鑽戒指給老奶奶，老奶奶戴上了以後，總是用手背給大家打招呼，可愛不？那照顧老人會很辛苦嗎？她說：「不會啊！他們身體都挺好的，生活能夠自理，還用手洗自己的衣服呢！只有心理年齡小一點，忘性大一點。」老人家每回見了我的先生，都還是說：「同學來玩啦？」

好玩的還有老人家自創的順口溜：「要想健康又長壽，抽煙喝酒吃肥肉。」平常他們抽煙是煙袋鍋放煙絲的；他們也一天喝一兩白酒。若是勸不要抽煙的話，他就說：「叫我不要抽煙的醫生都死啦！」我們聽了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不過惠惠還是不讓老人家多吃肥肉或是油炸東西。這些老人家一次可以吃一碗比較軟的飯，但是菜不能夠太軟以免失去營養。平時惠惠要求老人家每人每天喝 2300 CC 的水，早上六點到七點喝 500 CC，其他的時間就慢慢喝。惠惠常喊著：「在家閒著沒事，上廁所。」

當然運動也不可少，就是四個老人打麻將，早上下午各一個小時。第二種運動就是每天要以背撞牆20下。惠惠在牆壁上畫四個人形，每一個人都要找到自己人形位置去撞。撞完以後有點小獎勵，比如說給一點點砂糖。至於平時的養生之道，惠惠說，「早上空腹吃蘋果（連皮吃），吃阿膠。還有，要預防感冒就平時會給他們喝陳皮、橘皮、初乳（此為中藥店有的蠶寶寶糞便）加在一起煮出來的水。咳嗽呢，就用冰糖來蒸梨子吃。另外，他們吃白果來防三高（但是一天不能吃超過六顆）。平常則棗子泡水當茶來喝，晚上睡覺前則吃兩粒黑蒜。如果發燒攝氏38.5度以上，就用竹茹、蠶沙（蠶寶寶的糞便）、陳皮各30克。」如數家珍的養生之道，其中自現惠惠的細心與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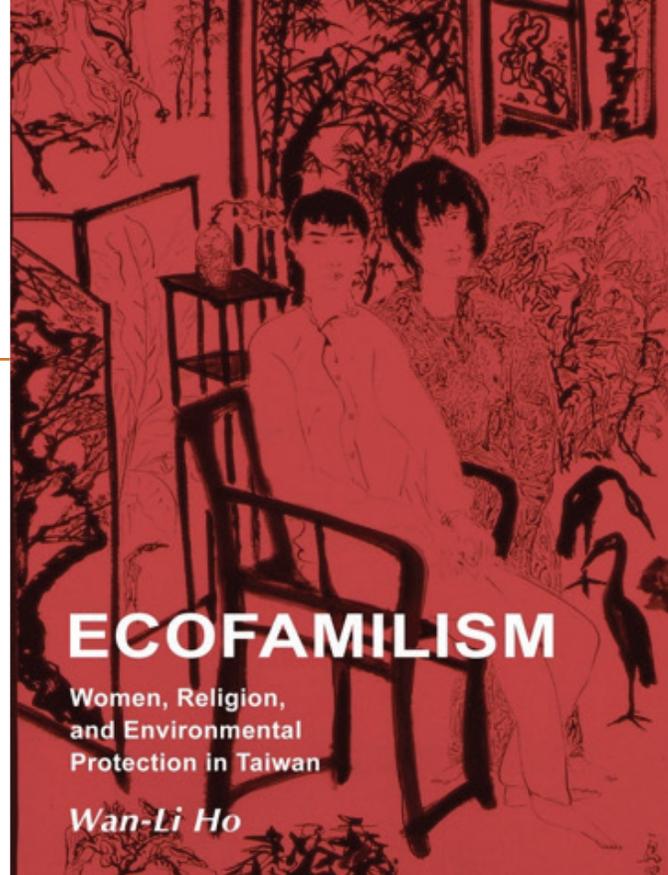
我很好奇惠惠為什麼這麼樂意照顧老人家呢？會不會出自於從小的家庭教育呢？惠惠說：

想來印象最深刻的是，如果給老爺爺洗腳就有兩毛錢。如果給老爺爺和奶奶一起洗就得五毛錢，如果四個老人都洗，就給一塊半，在當時這個錢數都可以買一隻鋼筆了。所以我就多做呀，多得零花錢。平時老人家好節省，所以我一旦有了錢就喜歡買好吃的，給大家分享分享。

另外一件事是爸媽教我學習分享。有東西時，爸爸媽媽總讓我先分完了給大家，有剩的才是自己享用。我記得以前小時候，沒見過當時沒出產的文旦，很珍貴，我就把文旦一人分一片，結果分到最後就沒自己的份了。媽媽問我怎麼辦？我說，「沒有關係，每人給我一口就行了。」媽媽看我這麼乖，最後把第二顆文旦整個都給我作為獎勵。那些事給我印象非常深刻。也許就是從小類似這樣的事情，讓我懂得會照顧老人家，也懂得與人分享吧。

其實惠惠是師範大學畢業，有教師證也有導遊證，而且從事導遊工作已經七年了。她爸爸是大學教授，媽媽是中醫師，爺爺奶奶也是中醫師。為什麼出自這樣的家庭背景，卻不從事教育或中醫的工作呢？惠惠笑咪咪地說：「因為導遊工作照顧老人方便啊！我一年工作大概一百多天，一個月帶一兩團而已，照顧老人多方便啊！」我問她，這樣會不會犧牲了自己的前程事業呢？她說這看自己要的是什麼人生。她認為，做導遊「照樣能把房子買下來，婚也結了，又能好好照顧老人家，人生開心不用跟人比。」那又為什麼不生兒育女，卻把生活重心放在照顧老人家呢？她說：「照顧老人是應該的，要照顧小的反而壓力很大。」所幸惠惠的先生也很同心，他常找話題讓老人家談過去，再給個引子讓他們做昔今對比，如此讓老人家動動腦，我們這一代聽的人也無形中得到一些知識。惠惠笑瞇瞇地說：「人家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那我家那麼多老人全都是寶。」

這樣可愛的年輕人怎不令人難忘呢？



III. Some Suggestions for New Authors

I published a book, *Ecofamilism—Women, Relig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aiwan*, in 2016. This helped me fulfill one of the major dreams of my life. It's been well reviewed and has now become required/recommended reading for some schools.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 tips as you finish your manuscript.

I have two colleagues, my friend and her husband, at Emory University who are both professors with many publications. They have a practice of sharing their manuscripts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other's feedback. One time, my friend received manuscript feedback from her husband and she noticed that her husband had taken out a paragraph here and deleted a paragraph there. He commented that many sentences and paragraphs were not necessary etc. She was so furious and she said that she almost asked a divorce.

This is a true story. What I want to say here is that it's often difficult to accept other people's editorial comments. For the author, many parts may be meaningful and feel like they must have a place in the book. However, it is still helpful to ask for trusted people's comments and feedback once the manuscript draft is completed. This feedback can highlight different ways of understanding the book and generat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us help authors broaden their viewpoint or clarify certain points more succinctly.

In fact, we should be all brave and confident enough to send out the manuscript to different publishers. If editors like your book, the manuscript will be sent to appropriate professors for review and for their feedback. Even if the feedback is long or seems very harsh,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understand how to make your manuscript the best that it can be.

My personal experience was very much like this. I sent out my manuscript to three publishing companies.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critical reviews came back and they resulted in big changes, some of which were even structural. I remember that there was a long critique, more than four pages, single-spaced. After reading it, I felt so depressed and I didn't even want to touch my manuscript for almost two years. However, I eventually revisited my manuscript and went through the critiques one by one and addressed them. All the effort made my manuscript much stronger, and its concepts became clearer. I highly recommend new authors to be brave in sending out manuscript to the publishers.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of writing and revision, also remember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will be concepts that may be vague or circuitous, that could confuse the readers. You must make those explicit and clear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or how time-consuming it may be. All clutter or unclarity of thought must either be removed or corrected. Otherwise, although the product may be completed and published, readers may point your problems in post publication reviews or comments and it may rob you of satisfaction. Therefore, it's better to put much effort into making everything clear from the outset, in order to save trouble at the end.

There are certainly some other tips, such as being conscientious about decreasing repetition. If passages seem awkward, perhaps read them out loud and make sure that they flow. No matter what, remember that your efforts will pay off once you hold your book in hand. You'll leave your mark on the world.

Living in a Bubble or Self-segregation: A Trend of Young Asian Americans?

魏鳳珠



A scene from "The Asian Bubble", a Fung Bros short film.

The first time I heard about the "Asian Bubble" was in a short film by the Fung Brothers published in May 2017 (<https://youtu.be/jn1gRSOcN7A>). I started to observe this phenomenon and realized that this is more common than I thought.

In the past, majority of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would live in specific ethnic communities. It is very common to identify Little Italy, China Town, Russian Town, or Korean Town, etc. in any major city. The segregated nature of these communities is due to many reasons. When the first group of Chinese Immigrants came to American soil in California, they were forced to be segregated due to race and ethnically biased discriminatory laws. They could not live in mainstream society. Eventually, the discriminatory laws were repealed but these segregated communities continue to exist. The segregated communities serve a purpose in helping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who do not speak English gain easier access to th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they need to live. Culturally, it is comfortable for these immigrants in these communities. They do not have to explain or apologize for their way of lif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ed society.

Young Asian Americans are overwhelmingly born and rai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of them do not live in the traditional ethnic towns. They are suburban

dwellers. They go to mainstream high schools. They do not have the same language barrier problems as thei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However,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laces you can see the self-segregation of young Asian Americans is the high school cafeteria. It seems that they just love to sit together and eat together. This is not a unique phenomenon though. You can see many students self-segregate into various groups. It seems that the more Asian students there are in the school, the more likely they will self-segregate into their own social groups.

Why do we have these so-called “Asian Bubbles” of young Asian Americans?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Asian culture is uniquely different from American culture. From many sociological studies, these two cultures tend to be very much opposites. We value the collective wellbeing of the group while American culture values individualism and this value is reflected in many of the customs we have. For example, it is very common for us to eat “family style” where we share all the food we order in a restaurant. Even though I have lived in the mainstream social circle and workplac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it is still hard for me not to want my office mates to share food when we have office outings for lunch or dinner though this is not their custom. This subtle trait of my “Chineseness” is ever present. In those moments, I often wish that we were all Chinese, so I would not have to explain myself.



A scene from “The Asian Bubble”, a Fung Bros short film.



Facebook page banner of the group “Subtle Asian Traits”.

On December 11, 2018, a group of nine Asian-Australian students started a Facebook group “Subtle Asian Traits” in Melbourne, Australia to share jokes and meme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Now, it has nearly 1.3 million followers and is growing all over the world. (“The Story of the Subtle Asian Traits Facebook Group,” by Kat Lin, *The New Yorker*, Dec 22, 2018). Even though most of the members are Chinese, young Asian Americans now can join all others with the Asian trait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This surprising phenomenon proves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Asian Americans to be together exclusively either in cyber space or in real life. Somehow, Asian Americans want to live in a bubble because it is just easier and more comfortable to be with the people who shar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There are certain metropolitan Atlanta areas that more Asian parents want to move into due to their reputation of having good high schools. The percentage of Asian students in those schools is 6 or more times than the percentage of As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the high number of Asian students, it is much easier for them to live in a bubble. Many of them choose to go to the same university so this bubble continues to exist.

If young Asian Americans prefer to live in the so called “Asian Bubble” what is the problem? The American workforce is made of people with mainstream American cultures and values along with other very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Having lived in an Asian Bubble all their life would not prepare them to be effective team members or to obtain future management opportunities. Managing people require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people who are who may be dissimilar.

The article “Asian Americans are the least likely group in the U. S. to be promoted to Management” written by Bruce Gee and Denise Peck and published i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 31, 2018 shows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the least likely racial group to be promoted into Silicon Valley’s management and executive levels, even though they are the most likely to be hired into high-tech job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results are the same. Our analysis of national EEOC workforce data found that Asian American white-collar professionals are the least likely group to be promoted from individual contributor roles into management — less likely than any other race, including blacks and Hispanics. And our analysis found that white professionals are about twice as likely to be promoted into management as their Asian American counterparts.” Is there a racial discrimination problem or do Asian Americans just not thrive or are they not prepared for leadership or management positions? My argument is that if young Asian Americans prefer to live in a bubble then they would more than likely not be comfortable in managing or leading other people who are not in their bub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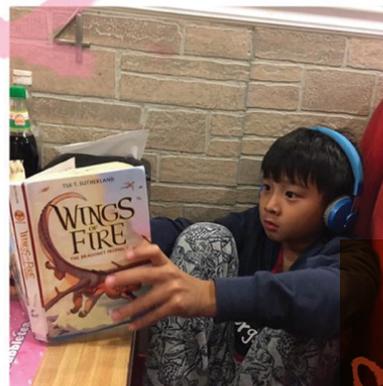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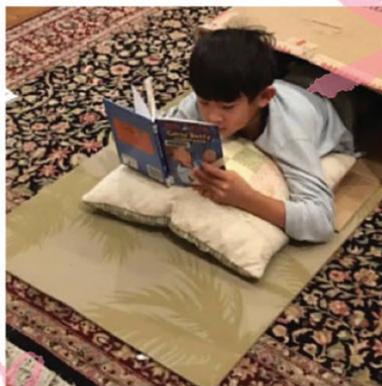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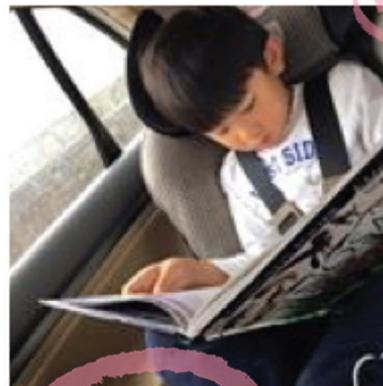
As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e cannot help but to look at our second or third generations to see how they fit in mainstream society and culture. Are they living in the “Asian Bubble’ or are they being assimilated into the broader American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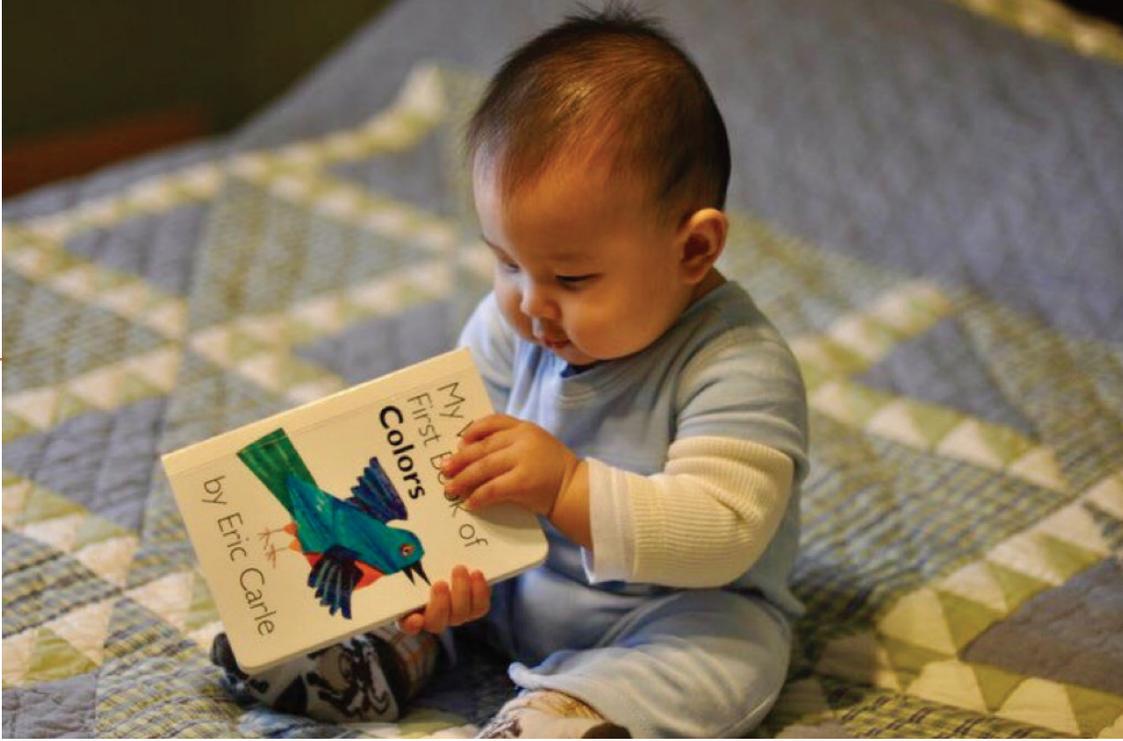
Why Aren’t There More Asian Americans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一個不愛閱讀的人堅持閱讀

吳珠菊

有一天我在圖書館遇到兒子艾丹的幼稚園老師。瓊恩老師是一位做事非常有規劃、有規律的老師，我非常喜歡她。我們閒聊了一會兒，因為瓊恩老師自己本身非常喜愛閱讀，是一個經常上圖書館借書的人，她問我是不是也很喜愛閱讀呢？我很害羞地告訴她，「其實，我是一個不愛閱讀的人。就是因為我不愛閱讀，也沒有規律性的閱讀習慣，所以，我很喜望艾丹能從小就養成喜愛閱讀的習慣。因此，我是帶艾丹來圖書館借書的！」接著，我靦腆地、自嘲地笑著說，「我這輩子大概到目前為止，做過最堅持的一件事就是從艾丹出生的那天起，我和爸爸每天都會讀兒童故事書給艾丹聽。」瓊恩老師聽了，溫暖地笑著，用很堅定的眼神告訴我，「一個人的一生，如果能堅持做一件對的事情，那才是最棒的了！而你選擇了堅持閱讀，那是一件絕對是錯不了的事！」說真的，這話對我真的是很大的安慰！很諷刺的是，就是因為我不喜歡閱讀，結果還念了博士班，而且博士論文還是做親子閱讀研究，說了大家都不相信我是個不愛看書的孩子！我最愛讀的書，大概就是教科書了！（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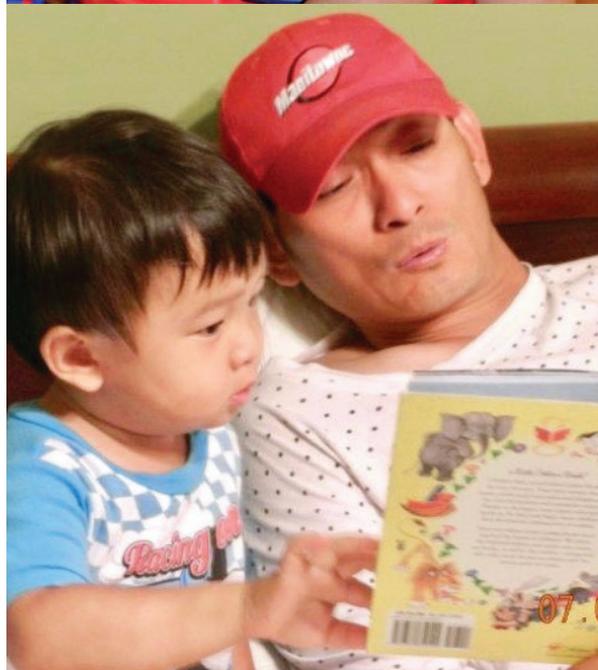




親子閱讀在五十年前的美國是再自然也不過了！但對來自台灣的我卻是很陌生的，因為台灣在二十年前才開始推動親子閱讀，整整落後美國三十年。因為我的父母從來沒念過書給我聽，睡前閱讀的習慣彷彿是天方夜譚。我是個鄉下孩子，對閱讀並不熱衷，平常讀的就是教科書。在美國的幼稚園裡，園內規定老師每天至少念一本書給小朋友們聽，每一天一定要讓孩子出去外面玩耍。我跟我的猶太人指導教授說，我父母從沒念過書給我聽，大多數的台灣父母都沒有唸故事書給孩子聽的習慣，她不能相信我說的話，為了證明這個現象，我決定回台灣做兒童早期閱讀啟蒙的研究。因此，我申請了蔣經國博士論文獎學金，回台做了親子閱讀的研究，收集了《台灣母親對閱讀的信念，她們的親子閱讀中的互動技巧，及其對學童的語言能力的影響 (Reading beliefs and strategies of Taiwanese mothers with preschoolers in relations to the children's emergent literacy)》。當時的教育部長，曾志朗博士，極力提倡親子閱讀，我剛好趕上這個親子閱讀推廣的潮流。當年我回台灣收集資料時，還跟師大黃迺迪教授談起了曾教授的教改，才知道當初台灣的親子閱讀推廣是結合師大的家庭教育概念才興起的社會推廣活動！當年(2000 CE)，我在嘉義朴子小鎮圖書館還找不到一本有圖片的兒童故事書呢！都是一些二十四孝、西遊記，和中國神話故事之類的文字書。這些年回台灣，當然，連最鄉下的嘉義朴子市的圖書館，已經有非常多種類的兒童繪本了，這都要感謝二十年前親子閱讀的推廣，和後來洪蘭博士在大腦科學與閱讀相關方面的研究，大力宣傳及教育父母對早期閱讀培養的重要性！親子閱讀，一直在我心中有個重要的地位！因此，為人母之後，每天至少讀一本故事書給孩子聽，是我堅持的目標！記得艾丹的第一年，我們的互動的記憶是讀書多於玩玩具！一歲以後的艾丹，早上醒過來，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書都搬出來，自己會翻著小書看，雖然速度很快，只是看圖片，但你可以知道，小小的腦袋瓜已經有看書的概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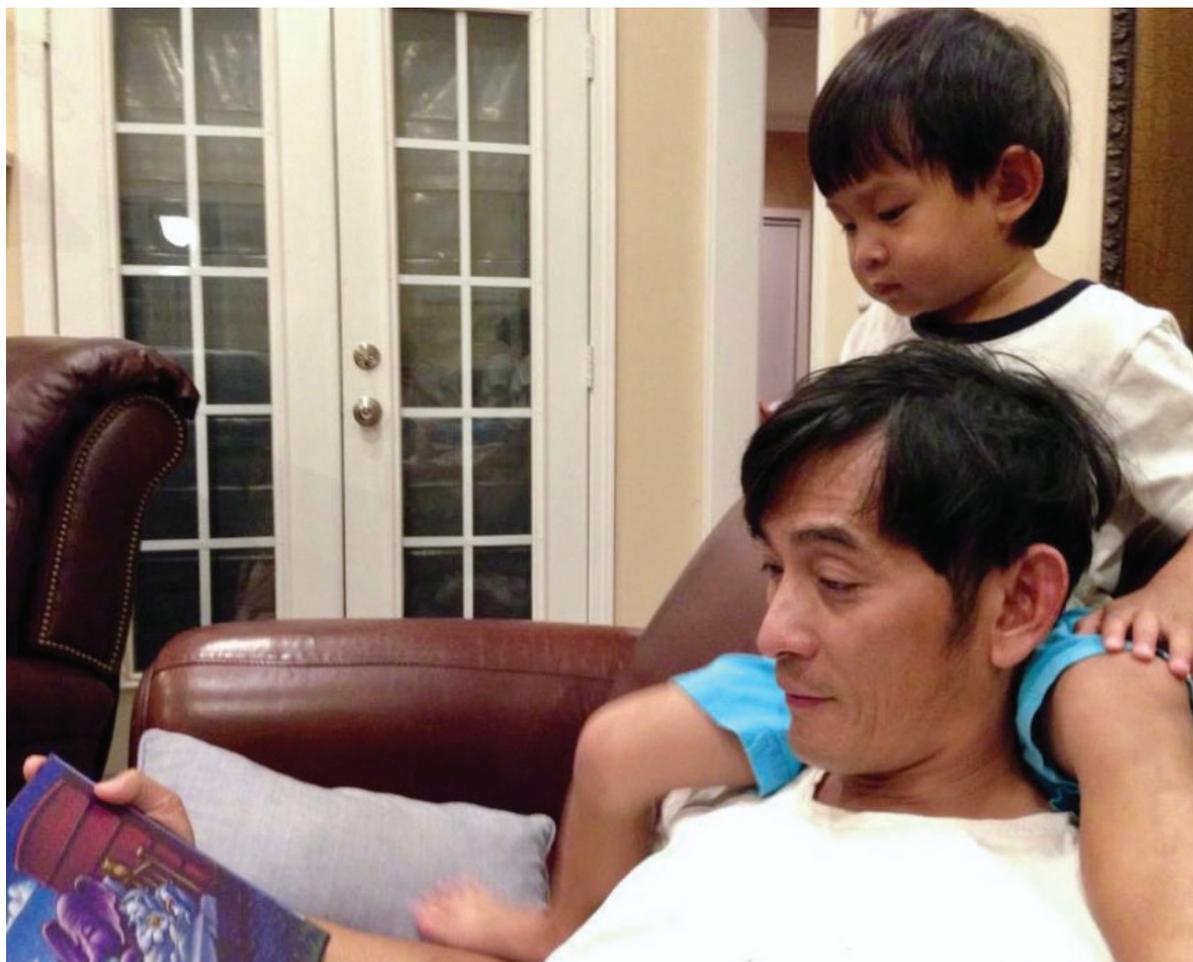
常規或儀式 (Routine)

我很喜歡瓊恩老師，因為當艾丹在幼稚園時，瓊恩老師也會有聯絡夾一類的東西和家長溝通，她的規則很固定，我知道每天艾丹的功課是什麼，久而久之連我這個不愛規律的媽都被訓練得很自動、很規律地跟他做閱讀互動的功課。例如：每天都有閱讀小本書的功課(五分鐘之內完成)，還有星期一是寫單字，星期二是單詞造句，星期三句子單詞填空，星期四複習，星期五考試。這些都是孩子在五分鐘之內就可完成的功課。規律對小孩子來說很重要。從心理學來說，人們的本性就是很喜歡規律和儀式感，例如每個文化都有傳統節日，每個家庭都一個特別讓人難忘的家庭儀式。我記得我們家每逢過年時，小孩子們圍坐在奶奶房間的大棉被裡聽奶奶講故事溫馨畫面，或是年夜飯圓桌下的那個小火炭爐和十二個十元硬幣，總是讓小孩子大年初一就早早起床搶錢幣。就是這種日積月累的重複性創造文化，讓人懷念。這也是為什麼，孩子特別喜歡重複地閱讀某本他們喜愛的故事書，想必很多父母都有這樣的經驗。因為規律，而這個規律又是一個溫馨、感覺良好的經驗，這個習慣會很容易上癮而且讓人想要重溫這感覺，這就是習慣的養成。一個習慣的養成必須堅持至少二十一天以上，才能開始養成。這可以運用在運動、閱讀、寫作、或睡覺等等。每天固定一個時間地做一件事，久而久之，孩子就不覺得這件事是一件煩人的差事了！



樂趣 (Fun)

我認為喜愛閱讀的孩子們之所以喜歡看書是因為他們覺得看書是一件有樂趣、溫馨的事，此外，故事的內容很有趣！當時，我回台灣做親子閱讀研究的時候，到一百多個家庭去訪問，並錄影媽媽和孩子閱讀故事書的互動的情境。最有趣的現象就是我發現每個台灣媽媽都是正襟危坐，要孩子端正地坐在書桌前，或是規規矩矩地坐在身邊以便教導孩子讀書！相較於美國對照組的親子故事互動情境，美國媽媽們都是讓小孩坐在自己的懷裡或抱在腿上，或是輕鬆地坐搖椅或床邊相依偎的看書或說書，跟台灣的父母互動的情境形成強烈對比。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中國父母很愛教 (direct teaching)，教學的態度比較嚴肅。但早期閱讀的培養，注重的是親子之間互動的樂趣和陪伴時間的可貴。



圖書館的運用 (Library Visit)

其實，一歲以內的孩子，通常我們不建議父母借圖書館的書來看，因為借閱的人數多，圖書館的書的病菌、細菌也比較多，我們建議父母給幼兒讀的書要用買的。兩歲以後，父母就可以常常上圖書館借書。其實，父母不需要買很多書，因為圖書館有大量的書可以供我們借閱；而且最後，我們發現好書太多了，家裡也容不下那麼多書了，向圖書館借書是最環保的。通常我們父母們也會陷入收集故事書的愛好；其實，並不是孩子一定要買這本書，而是因為爸媽有收集癖！如果父母不知道要選什麼書，可以借用「Amazon， Barnes & Noble」的推薦書單和年齡分級、網上的家長評比和「Look Inside」的功能來預覽這本書是否適合孩子的程度。然後，家長可以上圖書館的官網預約書本，因為現在喬治亞州的圖書館都是全州連線，幾乎沒有調不到或借不到的書，聽說在台灣，公立圖書館也是全台連線了。書到了當地的圖書館，圖書館就會用email通知家長書到了，因此我們也成了一星期跑三次圖書館的狀況。帶孩子去圖書館，是一種薰陶，艾丹常常期待去圖書館取書，因為媽媽借的書都是他喜歡愛讀的主題，同時，孩子也可以在圖書館自由選擇、翻閱選擇當地的圖書館員所推薦的童書。我覺得這對孩子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我自己小時候就是一個不知道如何使用圖書館的小孩。再者，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因此，父母要細心觀察孩子的閱讀興趣。一般而言，孩子對動物以及自然界的書都是感興趣的，男孩可能對交通工具方面的書更感興趣，女孩則是對人物方面的書感興趣。以孩子的興趣來選書，會更吸引孩子的閱讀興趣，等孩子大了，更可以讓孩子參與選書，他們會更期待上圖書館領書的樂趣。圖書館也常常舉辦閱讀的活動，這些都是可以帶孩子參與的學前閱讀活動！



製造看書的環境 (Literacy-Rich Environment)

我們家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書！廁所邊、沙發邊、車上、客廳、戶外的小毯子、搖椅上，常常隨手都看得到書。家長可以在家裡佈置一個讀書角落，放個小書架，舒服的枕頭，可愛的小書櫃，孩子們隨時都可以閱讀。雖然我不推薦在車上看書，但孩子小的時候，長途的車程，我總會帶上幾本書，在車上唸給孩子聽。去餐廳的時候，我也是帶著書，在等候餐點的時候，孩子可以翻翻書、塗鴉，我們和孩子可以聊聊書。書總是能給我和孩子之間帶來新話題。

我想艾丹如今是個很愛看書的小朋友。我很欣慰，當有時聽著一些爸媽對他們的孩子喊叫著「趕快去看書！」我心裡隱隱地露出一絲絲的榮譽感，因為，我們家都是對著孩子說「不要再看書了，趕快睡覺！」「不要再看書了！趕快吃飯！」我希望孩子愛看書，並不是為學校功課讀書而讀書，而是很單純地真心地享受閱讀這件事，自己無聊的時候，一本書就可陪伴他度過無聊的時光，並從各種書中的內容得到知識和訊息，這對大多數的孩子在將來的學習上也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太愛看書，我最近發現也有缺點。那就是會造成孩子在社交上有所欠缺，例如太沈溺於閱讀，而「不跟別人說話」、「一邊走一邊看書」、「媽媽叫的時候都聽不見」。所以，提醒家長，要中庸，在培養閱讀的同時也要注重運動和社交活動，從中取得平衡。如今，回想起來，艾丹喜歡閱讀，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源自他很享受跟爸爸媽媽一起互動、一起讀書的氣氛，常常他還會翻翻小時候我們最喜歡的共讀的童書。當閱讀慢慢變成一種固定的儀式或是習慣，而且是建立在有樂趣、溫情的過程中所醞釀出來的，我想這種習慣是最能持久的了！我希望父母在做親子閱讀的時候，態度和期望都是以建立於快樂、親密的親子關係為前提，這樣閱讀的習慣就容易跟隨孩子一輩子了！我想「閱讀」是父母送給孩子最好的禮物：「一把可以開啟知識的鑰匙！」



攝影沙龍



張嘉蘭 作品

金縷曲 迎春

詞：周俊梧 畫：胡寶林 - 維也納公園（胡先生現居維也納）



天籟迎春訊。
別慌張、初春已近，百花齊放。
雲雀空舞風雨靜，萬蕊萌蟲兒慶。
看皓月、星心相印。
四季從來由天定，不再遲疑怨聲宜盡。
莫失望、就天命。

藍天碧綠如翡翠。
白雲中、漂浮交蓄，雁飛成隊。
波上晨曦依偎水，柳下行能不醉。
多少夢、絲連易碎。
休要怕春天早走，盼來年再笑迎相對。
祝萬物、壽和貴。

閒坐說太宗

劉北

一、前言

自春秋戰國以降，在中國歷史上，有三位偉大的君王在文治與武功上均有非凡的成就，即漢武帝、唐太宗和康熙皇帝。但其中只有唐太宗做到了「打天下」與「建國治國」的雙重艱巨任務。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從漢武帝到唐太宗，中國卻等了七百多年才出現這位領袖。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外強進逼，中原群雄紛起。當時最大的外患為西北邊境的東突厥 (Turks，為現今的土耳其人的同宗)，勇猛好鬥，強悍浩大，自認是狼的後代。

唐太宗李世民 (599 - 649 CE) 是太原留守李淵 (565 - 635 CE) 之次子。十七歲時曾率騎兵百餘，衝掠軍力十倍以上的突厥大營，以提高士氣。大業十三年 (617 CE) 李淵率兵南下，以世民及長子建成為主，攻取長安。次年李淵稱帝，改年號為武德，歷史進入唐朝，世民以功受封秦王。接著四年內，世民統軍，先後北滅劉武周，東降王世充，生俘竇建德，瓦崗軍李密也歸唐，掃平群雄，時世民才二十三歲。

「玄武門之變」(626 CE)，兄弟鬩牆落幕，世民殺戮了太子建成與弟弟齊王元吉。兩個月後高祖李淵禪位，被奉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為唐太宗。翌年初，改元貞觀，開展出一段國泰民安的「貞觀之治」。對外，貞觀四年，唐將李靖、李勣大敗突厥，突利可汗降，頡利可汗被俘，強大的東突厥滅亡。諸國誠服，稱他為「天可汗」。

太宗的文治武功千年頌讚，可談的太多了。此次談話將只著重於「太宗與兩位大臣的互動，從而探討他的性格與政治智慧」。

二、從太宗與幾位大臣的互動看他的性格

太宗在東征西討、南靖北伐的多次戰役中，先後攬入不少優秀的謀士和武將。貞觀十七年 (643 CE) 為懷念當年統一天下與建國的功臣，在凌烟閣內描繪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畫像，幾乎其中每一位與太宗均有一段意義深長的故事。於



唐太宗畫像（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此，只談凌烟閣畫像中的兩位，一文一武，這兩位功臣是魏徵與尉遲恭。這兩人都不是太宗的「嫡系」，而且是由鬥爭的敵方收容於己。

「尉遲恭」(585 - 658 CE)：一說起尉遲恭，都知道他是第一號「門神」，善使鐵鞭與長矛，陣前博鬥與戰略運用都很高超，是古來名將。

隋末，劉武周割據唐馬邑(今山西朔縣)，自立為帝，卻向突厥稱臣。唐武德二年(619 CE)三月，劉武周舉兵南下，圖問鼎中原，手下大將兩名即是宋金剛與尉遲恭。唐軍不敵，世民之弟元吉守晉陽(太原)，與妻小乘夜逃回長安，李淵失去了起家之地。尉遲恭揮軍南下，所向無敵。攻克晉州(治今山西臨汾)。十月，又攻占滄州(今屬山西)並擊敗唐右僕射裴寂，威脅長安。是月，世民奉令統軍攻劉武周。年底，世民率秦叔寶(第二號「門神」)破尉遲恭於美良山。不久，世民又親率步騎三千，星夜抄小道截擊尉遲恭於安邑(今山西運城東北)，尉大敗，僅以身免。公元620年，世民已北進消滅劉武周。因惜將才，世民請宇文士及入城招降，尉遲恭以介休、永安(今山西霍縣)二城降唐。世民大喜。

歸附之後，世民任命尉遲恭為右一府統軍並繼續統領他原有的八千士兵。這使得剛直的將領屈突通不安，多次建議削去尉的兵權，但被世民拒絕。之後數月，世民奉令東征洛陽的王世充。屈突通等恐尉遲恭叛逆，將其扣押之後報請世民，「留之恐貽後悔，請即殺之。」世民釋放了尉遲恭，但也顧慮他難被諸將所容，於是拿了一箱金銀並對他說，「… 如想離去，請收下這點資助，算我們共事之情了。」尉遲恭很感激，決心留下效命。

時間證明世民的看法是正確的。之後的五年中，尉遲恭在消滅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及624年與突厥的征戰中，立下了流芳千古的汗馬軍功。這一點說明他對尉遲恭有深刻的了解。

620年九月，在進攻洛陽初期，李世民500騎在魏宣武帝陵遇伏兵，被王世充一萬多騎兵包圍。尉遲恭刺殺驍將單雄信，護世民殺出重重包圍。

太子建成曾欲收買尉遲恭，送他一車的金銀並答應予以高官。他回函推辭說，「…秦王(世民)對我的大恩，當以身相報… 若我徇利忘忠，對殿下又有何用？」

在玄武門之變中，尉遲進德是關鍵人物。於秦王府密議中，他勸世民不該以小仁小義忘了眾多部屬的生命與國家前途。若再不起事，他將獨自出走山林，

西安 明代古城門 - 張嘉蘭 攝於 2015 年



尉遲恭畫像（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尉
遲
敬
德



不會坐以待斃。之後，他是玄武門的戰鬥的主將，並射殺了齊王元吉。

貞觀初年，他自恃功高，有時譏諷元老謀士如房玄齡、杜如晦等。貞觀六年（632 CE）九月，太宗大宴群臣。他見到有人的席位在他之上，就口出怨言，擾亂秩序，任城王李道宗好言相勸，他揮拳打傷任城王的眼睛。太宗很不高興，之後規勸尉遲進德說，「我讀「漢書」，見高主保留的功臣很少，使我內心不悅不平。……如今見到你如此不守禮法，使我覺得他誅殺韓信、彭越也是不得已……」這一段話是爽直、衷懇也帶警告。尉遲恭頓首謝罪。這位將軍也應該是心服口服了；一位衝殺於萬軍之中的剛直勇士，是不會虛偽與懼怕的。此後他收斂行為。

太宗得尉遲恭於敵營，識才愛才，胸襟寬闊，讓他統領原有的部隊。一旦了解尉遲恭之後，完全信任不疑。君臣之間爽朗豪放，有忠有義，為後人景仰。他們是君臣，也是朋友。太宗去世後九年，尉遲進德也走完了人生的路。照太宗的意思，他被安葬在太宗的陵墓(昭陵)邊。

「魏徵」(580 - 543 CE)，為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諫臣，思竭其用，知無不言。隋末亂世，他先曾追隨過瓦崗軍李密與竇建德，並未被重視。世民生俘竇建德之後，魏徵居住在長安，由太子建成手下的王珪推薦，奉新主建成。

魏徵是一位深思、有遠見的臣子。他預見東宮(太子)與秦王府的不合將轉為流血鬥爭，曾對太子建議除滅秦王世民的三個階段：1. 攏絡朝中大臣與李淵的幾位寵妃；2. 設法調離秦王的武將與謀士，使其孤立；3. 待機誅殺秦王。由於齊王元吉與太子合作，在玄武門之變前，前兩個階段已近完成。

玄武門之變後，魏徵被俘，被帶到世民殿中。世民很氣忿，問他為什麼在兄弟間挑撥並建議謀害。魏徵沒有畏懼地答道，假如太子建成早聽他的話，就不會有今天了。世民欣賞他的耿直與才能，不記前仇，決定委以重任。

他在貞觀年間，先後對太宗上諫了兩百多次。他是太宗的諫議大夫，後升為宰相。有幾件與上諫有關的事可以一述：

「與民爭女」：貞觀二年，長孫皇后物色到一位鄭姓女子，年輕花容，欲收為妃子，太宗大喜。魏徵得知此事後，對太宗說，你欲收為妃子的美女雖未出嫁，但已有婚約。若納為妃子，會影響皇上的聲譽，百姓會認為這是仗勢與民爭女。太宗只得說，若所說屬實，就取消納妃。這一番早朝的諫言，說得直爽而不太顧及太宗的面子。太宗回到後宮，覺得美女未得還被訓了一頓，氣忿地對長孫皇后說，魏徵處處為難，將來會找個機會辦他。長孫皇后就很莊重地勸說：「……恭賀皇上有魏徵那樣忠直的諫臣，大唐的江山可無憂了」。長孫皇后的話使太宗氣忿全消。

「徵兵拒簽」：太宗即位後，為了節制自己的權力與達到分層負責的效果，於貞觀元年(627 CE)規定，政令執行必須主管加簽。不久，因兵源不足，大臣封德彝建議徵招15歲強健少年(當時徵兵年齡須達16歲)。太宗聽取其建議，可是命令達到門下省，魏徵拒不簽字。太宗得報大怒，招魏徵入宮厲聲說：「……我已決定的事，你為何不同意？」魏徵冷靜地解釋，他的要點是：如果將湖水放乾捉魚(竭澤而漁)，明年就沒魚可捉。如果將樹林燒了打獵(焚林而獵)，明年就不能打獵了……。這意思是，今年徵招15歲的少年，明年16歲的也招不到了。太宗認為說得有理，便將原令撤消。

魏徵

魏徵畫像（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人與人的關係是「習慣成自然」。太宗每次見到魏徵都是被批判，久而久之，對這位大夫既怕麻煩也有敬畏之情。下面就是一例：

「鶴死懷中」：有次太宗把一隻鶴（獵鳥之一）放在肩上，遠遠見魏徵走來。他想如果鶴被看見，一定會批評他玩物喪志了。於是將鶴強壓在大袍裡，等議事完畢，魏徵離去，鶴已死在懷中，自己皮膚也被抓傷。



魏徵病逝時，太宗悲慟至極，對侍臣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太宗「不記前仇，公私分明，胸襟寬闊似海」，在與魏徵的互動上表現得最深刻，因為魏徵不但是收於敵對一方，而且曾經設計謀害他。古今有幾位統治者為了治國去重用一個曾經獻策去謀殺他的人？太宗的另一表現是「謙恭」；一位被尊為「天可汗」的君王，甘心接受一位文臣的批判。太宗容忍這位諫官，除了是一面可貴的鏡子，還有一個主要原因，下節再說。他與尉遲恭是君臣，也是朋友。他與魏徵是君臣，也是師生。

三、唐太宗的政治智慧與對唐朝的影響

談到「智慧」，人們多會連想到古希臘哲學家 Heraclitus (540 BCE - 480 BCE) 的一句名言：「豐富的知識不能教人智慧。」(Abundance of knowledge does not teach men to be wise.) 世界上聰明人不算少，但有智慧人就太少了。智慧有

不同的類型，在此只一述「有智慧的政治家」(或說政治家的智慧) 必須具備的兩個要件：

1. 了解人的弱點與優點，並有自知之明。
2. 在大局變化時，有鳥瞰全局的能力，並能透視問題的核心。

太宗在五年之內，消滅北方群雄，統一中原。他有「鳥瞰全局」的要件，比較容易看出來。

在第一個要件中的「有自知之明」很難。人的眼睛只看到別人，看不見自己。正如耶穌所說：「你看見別人眼中的刺，卻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正如前述，太宗重用魏徵



唐 李昭道 蓬萊宮闕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的原因之一，是在提高他自身的「自知之明」。

太宗是一位思想深刻的領袖，從他與大臣戴胄談論君臣間誠懇一事可知。他對戴胄說，大臣都對他很恭敬，不知怎樣可以分別出誰是真誠的。戴胄提議可「詐怒試臣」：在早朝時，可假裝大發脾氣，若有大臣挺身出來說太宗不應這樣暴躁，那就是真誠的。太宗回答得很清爽：「這方法雖好，我卻不應採納；如果以詐術去試探別人的誠心，自己已先失去了誠心。」

從太宗深刻的一面，可以去推敲他容忍並接受魏徵的另一個原因。

人基於個性與背景有異，一生追求的重點不同：有人追求財富，有人追求權力，也有人追求詩情畫意……。追求權力的人一旦達到目的，會影響到千萬人的生活甚至生命。追求財富與權力的這兩類人免不了一個「貪」字。大商人總想賺得全世界；統治者則想達到「君權神受」，為所欲為，他的命令就是法律。可是，權力是有腐蝕性的，正如Lord Acton (歷史學家, 1834 - 1902 CE) 所說：「絕對權力會絕對地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例子太多了，不必到古代去搜尋。在20世紀，史大林獲得無上的權力之後，稍有猜忌就大開殺誠。在「大整肅」(the Great Purge) 期間 (1936 - 1938 CE)，每天有1,000人以上被處死，包括中上層的軍官、黨員，與知識份子。希特勒大權獨握之後，殺的人比史大林更多十倍。令許多人詫異的是：希特勒是1933年德國民選的總理 (chancellor)。這例子說明，人治與法治是相輔相成的。

歷史上極少看見一位統治者會認為自己的權力太大，應該有相當的制約。太宗在登基之後，已獲得絕對的權力。他的兩項措施，一是規定政令執行必須主管加簽才有效，二是尊重並接受諫臣的批評。優秀的中國諫官制度，意在防止權力的腐化，並在太宗時發揮了最高的功效。在了解與防止權力腐化上，唐太宗表現了最高的政治智慧。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 李白，《將進酒》，陝西 壺口瀑布 - 張嘉蘭 攝於 2015 年

太宗與唐朝

一個組織(包括公司、學校及政府)的作為與風範，多深受其領導人的影響。如果一位公司的領導者清白坦誠，久而久之，他的性格會形成公司的性格。在美國討論到領導人的重要性時，人們常引用愛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CE，學者、詩人)的名言——“An institution is the lengthened shadow of one person.” 照這句名言的意思，唐朝就是太宗長長的身影，他的形象延長了；這形象是：直率勇敢、尊禮守法、崇文尚武、並扶助弱小。

中國人千年來常稱自己是「漢人」或「唐人」，這兩個朝代於文治武功上都有卓越的成就，可以引以為榮。可是，今天的中國人有「唐人」的形象嗎？如果答案是「不像」，希望有一天可以重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重建是長遠的努力，同時，「心理建設」的挑戰，將遠遠超過「物質建設」。

二手書店淘寶趣 - 二則

黃金澤

April 1, 2019

今天下班後回家路上照例到二手書店 2nd & Charles 的免費書區淘寶，居然找到這本西格莉特·恩塞特 (Sigrid Undset) 所著的 Kristin Lavransdatter: The Wreath, The Wife, The Cross (新娘，主人，十字架)。我有這本書的有聲書，但沒有它的原著，立刻開心地將它帶回家捧讀。

恩塞特在今日或許少有人知，但她其實大有來頭，曾經於192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而她獲獎的主要原因，就是她在 Kristin Lavransdatter 這本書中，精準翔實地再現了中世紀時期北國挪威的自然風貌，政治局面，以及尋常百姓的生活方式。曾經有歷史學家針對她在書中所描述的情景和細節作考證，結論是相當準確。這也難怪，恩塞特可謂家學淵源，她的父親擁有博士學位，論文的題目是關於北歐鐵器時代的起源，又曾遊歷歐洲各國，最後在挪威定居下來並在一所大學裡的古物博物館工作。他讓女兒受最好的教育，希望她將來可以繼承衣鉢。這讓恩塞特有足夠的訓練和背景來寫出這本書，舉重若輕地完成了一個非常艱鉅的挑戰。

Kristin Lavransdatter 可說是女主人翁 Kristin 一生如史詩般的傳記。雖然只是當時一位平凡女姓，Kristin從小就桀驁不馴，作出不少離經叛道、驚世駭俗的事情，也讓她的一生充滿曲折坎坷。全書共分三部，第一部寫到 Kristin 的少女時期，雖然成長在一個信仰虔誠、家教嚴謹的家庭，她卻經常在大小事情上和父母唱反調。Kristin 原已被許配給鄰居的一位地主之子 Simon Darre，她卻受到一位有婦之夫的莊園主 Erlend Nikulaussøn 的引誘並與他陷入熱戀，而 Erlend 的元配 Eline 原本也已經是有夫之婦，Erlend 與她同居並結婚後育有兩個子女。Erlend 與 Kristin 熱戀後兩人涉嫌共謀導致 Eline 的死亡，此等罪孽導致他們被教會驅逐，Kristin 的父親原本反對兩人結婚，後來勉為其難同意。但在婚前 Kristin 卻發現自己懷孕了，為了避免這恥辱為人所知，Kristin 在婚禮上仍然戴上了象徵純潔處女的花冠，也是首部曲名為 The Wreath 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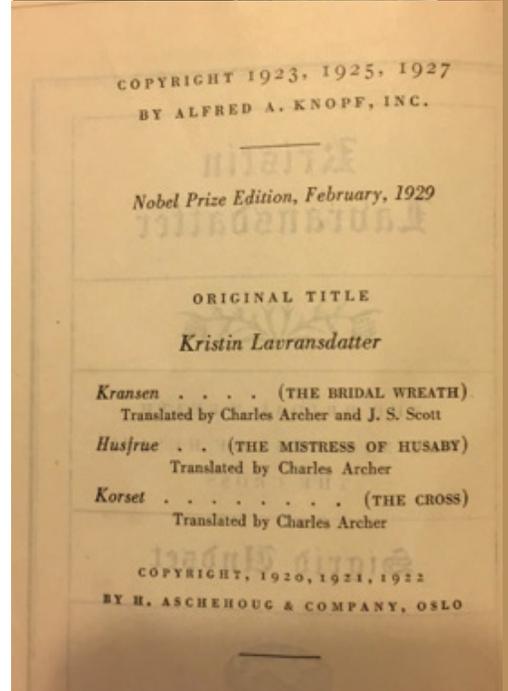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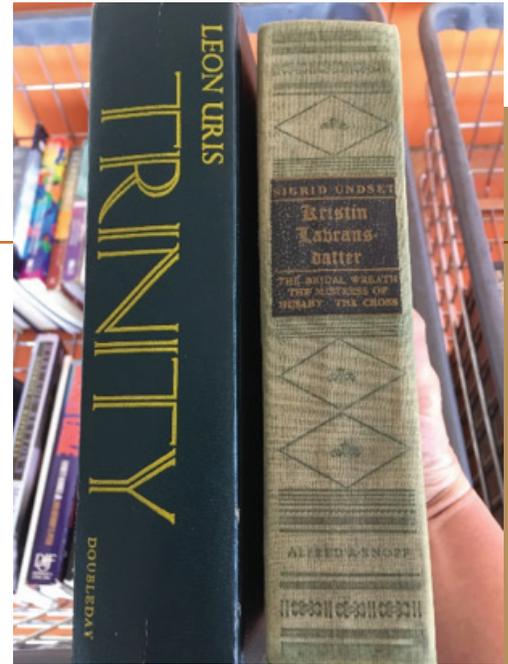
第二部一開始我們看到一個充滿悔恨和擔憂的 Kristin，後悔自己未婚懷孕的過犯，又為尚未出生孩子的命運擔憂。她也逐漸發現 Erlend 衝動暴躁和一擲千金的一面。幸好孩子出生後健康無礙，於是 Kristin 決定到神殿中苦修來贖罪和獻上感恩。修行完畢，日漸成熟的 Kristin 開始學習如何持家，照顧她和 Erlend 所生下的六個孩子，扮演一個稱職的女主人來彌補 Erlend 的軟弱之處。在這困難的過程中，Kristin 更堅定地倚

靠她的信仰。她年幼的妹妹 Ramborg 一心喜歡著 Simon 並與他結婚，然而 Simon 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對 Kristin 的愛慕。莽撞的 Erlend 終於惹禍上身，得罪當道並遭到囚禁，靠著 Simon 斡旋獲得釋放，但他名下的莊園全遭沒收，一家人唯一的去處只剩下 Kristin 兒時所住的農場。

第三部中 Kristin 帶著一家人回到兒時住處，卻不被家鄉父老所接受，更慘的是在 Simon 對 Kristin 的情愫曝光之後，Kristin 和 Erlend 一家與 Ramborg 和 Simon 一家也漸行漸遠。Kristin 在 Erlend 失去莊園後對未來越來越感到擔憂，有一天終於忍無可忍對 Erlend 口出惡言並與其分居。行將就木的 Simon 得知後，苦勸 Kristin 向 Erlend 道歉，兩人暫時團聚並再生下一子。然而我行我素的 Erlend 還是讓 Kristin 無法忍受，故意給兒子取名 Erlend，這可是犯了大忌，因為當時人們迷信在父親仍在的時候兒子絕對不可和父親同名。果然嬰兒夭折了，人們控訴 Kristin 必定是有了外遇並把兒子害死，最後 Erlend 在死前證明了 Kristin 的清白。故事的結尾，黑死病侵襲挪威，Kristin 全心投入對黑死病患者的照護，最後自己也喪命於黑死病的魔掌之下，但至少是心安理得地安詳去世。

這樣生猛勁爆有如灑狗血般的劇情，可以說和今天的肥皂劇不相上下，然而它更重要的價值在於對歷史翔實的描述和恩塞特優美的文筆。這部作品當然曾經被拍成電影，在挪威民族意識開始覺醒的時候，提供了對中世紀時期文化傳統的寶貴見證，也成為挪威歷史上最成功的電影之一。

我獲得的這個版本是1929年由我最喜歡的出版社 Alfred A. Knopf 所出版的，也就是在恩塞特榮獲桂冠的隔年所推出的紀念版。想到掌上這本書已經在不知道多少位愛書人的手中翻閱流傳了九十年之久，心中不禁湧上一陣敬畏與感動！





Gertrude Stein

April 3,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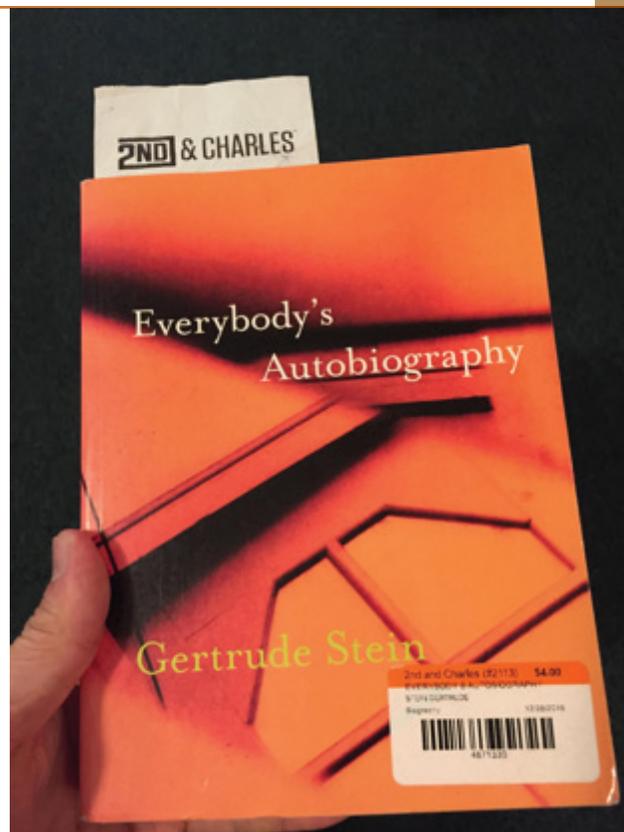
每星期三，2nd & Charles 都有買一送一的優惠活動(買一本二手書送另一本最多同價的二手書)，所以我常會在週三去逛逛看有沒有什麼新上架的好書。今天正好看到之前就有興趣的一本書，葛楚德·史坦 (Gertrude Stein) 所著的 *Everybody's Autobiography* 《每個人的自傳》，已經被放入清倉區。可惜了它沒有遇到識貨的愛書人，就由我將它帶回家好好品味吧！

其實在史坦的年代，她的書也曾經炙手可熱。史坦是一位思想前衛，特立獨行的作家，曾經旅居巴黎數十年，她的敘述方式特異而晦澀，頗有今日極簡主義的風格。由於一般人難以讀懂，也讓她成為一位充滿爭議的作家。舉個例子，她最常被人引用的句子之一是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諸如此類看似花俏卻不符文法、重覆循環的句子，在她早期的作品中信手拈來比比皆是。結果就是她的金句常被引用在書報雜誌的廣告上或是百貨公司的櫥窗裡，讓她就像今天的網紅一樣廣為人知，卻少有人細讀並了解她的作品。然而這是史坦非常在意的一件事：她很希望更多人認真地閱讀她的作品。

她稍後於1933年出版，用較為平易近人的正常語法寫下的 *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藉由她真實生活中的伴侶 Alice B. Toklas 之口來描述兩人日常生活的細節，此書大受歡迎，也讓她思索作品與讀者間的關係。她認為在十九世紀以前，小說是最受歡迎的文體，到了二十世紀卻由傳記取而代之，主要原因就是新時代的傳

播科技讓人們得以近乎貼身地觀察名人政要的生活細節，一方面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卻也相當程度減低了人們藉由閱讀小說來想像的需要。這讓她想到她可以善加利用自己的高知名度來拉近自己的作品和讀者間的距離。她在1934年秋天由巴黎回到美國進行 Lectures in America 的巡迴講座，她的照片還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在這些講座中，她精心設計安排和讀者聽眾互動的過程，不管場地多大，都限制最多只能有五百位聽眾，以減少嘈雜並維持聽眾注意力，她直率地把自己真實的一面展現在聽眾面前，為聽眾朗讀自己那些曾被認為詰屈聱牙的作品，並鼓勵他們進一步閱讀。這些講座為她贏得了更多的讀者，同時欲罷不能地從原本計劃為期兩個月一直延長到七個月。1937年出版的 *Everybody's Autobiography* 可以看作是 *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的續集，史坦在此書中更進一步揭露自己，談到關於三十年代國家、社會議題的一些看法。在史坦的年代有狗仔但還沒有手機，今天人手一機開直播，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情況下，會讓需要運用腦筋去想像的文學創作和閱讀進一步走向衰微嗎？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問題。

買書向來精打細算的我選在今天買下此書當然有我的如意算盤：當它被列為清倉書後，貼上了新的一元標價；再挑另一本同為一元的清倉書，結帳時靠著我的教師卡額外可再打八折，於是最後以不到一元的價格帶著兩本好書開心地回家！



The Night Chiang Kai-Shek Died

黃喜玲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So to Speak: A
Feminist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Art, 1999
Poetry Contest Third Place.*

In m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I can never te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preschool,
but I prefer using kindergarten

rather than preschool because it sounds
happier, livelier, younger,
and makes you feel like singing
and dancing and jumping and screaming.

But what I remember about kindergarten
is not just the word itself, I mean,
at age six I could barely hold the pencil
to write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and I thought Chinese was the only written
language in the world even though
I didn't understand why I wasn't allowed
to speak Taiwanese, as we did at home.

What I remember is that cranky morning
when I refused to go to school
and being told by my mom that
I wasn't her real child

because she found me crying
in a straw basket on the porch
one morning when she heard
the garbage truck playing “A Maid’s

Prayer.” When I asked her if that was true,
she replied so fast and so firmly
that I believed her and wondered
who my real parents were for days,

and secretly packed my Little Bear
in my blue blanket, wondering how
to search the family who was digging
trash bags to find their lost baby girl.

Or those mornings when I had to walk
alone to the next block to wait
for the Baby’s Van to pick me up
because they changed the route,

and how I sacrificed my breakfast every morning
because Big Yellow the light brown stray dog,
who was tall as my height, wouldn’t stop sniffing
around my overalls and bookbag

until I gave him my ham and egg sandwich,
so I went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to wait for the snack time (it’s usually after we did
some intense singing and dancing

and felt really hungry) to eat crackers with milk
or Sheng-Li-Mien (our chicken flavored
Raman noodles) cooked in a humongous pot,
which was my all time favorite snack

and if I put my knees tightly together
and hands behind my hip,
I would be rewarded with a second bowl,
which means I was Kuai-Pao-Pao

(Model Baby) of the day,
and Mrs. Liu would stroke
my head and pressed her cherry lipstick
mark on my reddened cheek.

Beside the snack time, I liked the
singing and dancing
and jumping and screaming
when every little chubby body

moved around the classroom,
and everyone would be so
concentrated on the children's songs
Mrs. Liu was playing from the organ

that no one saw the brandnew
one Yuan bill on the floor,
which I quickly stepped on
with my little pink sneaker,

which was not long enough to cover
Dr. Sun Yi-Shien's head,
and squatted down, pretending
to tie my shoe while stuffing

the bill into my overalls pocket.
Or, we would be sitting
on our tiny chairs and practicing
writing on the tiny tables,

which had very little room
that our arms would press
on each other's exercise books
and would rip the cover

when we removed our books,
but it wasn't my fault
when Mrs. Liu called me
to her desk and asked me

why I always ripped my cover,
and I told her it was the boy
next to me, whose younger brother
sat across from me

and was the cutest boy in class,
who always pressed his arm
so hard on my book
that I couldn't move it.

When the older brother sat back
with a spank on his butt
and tears on his cheeks,
I lowered my head,

almost touching the table
because his younger brother
was giving me a stink eye
as if he was going to beat me up.

So I submitted my rice-noodle soup
to the two boys, but they,
after devouring my soup and wiped
their greasy mouths on the sleeves,

put their index fingers together
and asked me to cut through
as an agreement to disconnect
the friendship, which I did

but brooded for wasting the precious
bribe the rest of the day.
My brother, who was three and a half
years old and was disgustingly cute,

would whine about going to school
with me after I told him
about Sheng-Li-Mien and the swings,
but he was too young

to register so he stayed
in the same classroom with me,
and the teachers in the whole school
would pick him up and kiss h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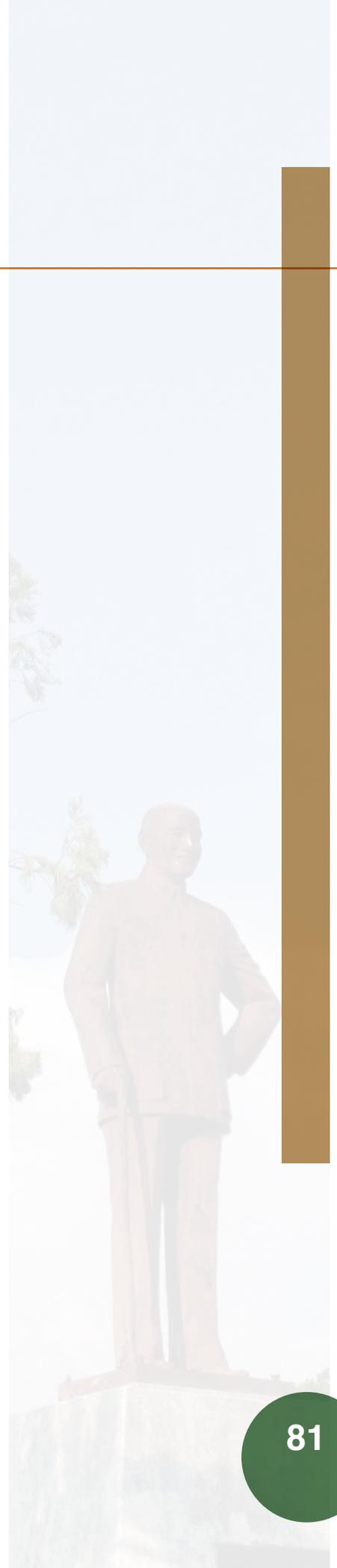
and hug him and pinch
his fluffy cheeks
and gave him a second bowl
of steamy Sheng-Li-Mie,

but I grabbed the bowl from his hands
when Mrs. Liu wasn't looking
and told my brother "No Sheng-Li-Mie!
No swings!" if he told on me.

The day before our field trip,
my mom cut a fifty-Yuan shiny, red apple
(imported from U.S.A. which
sounded like Rice Country in Taiwanese)

into half for me and my brother,
and prepared a lunch box
with soy sauce fried rice—
although I preferred ketchup fried rice—

also a bag of candy and a canteen
with icy sour plum juice,
but when the Baby's Van
came to pick us up the next morning,



my brother went cranky
and wrapped himself in our
burgundy velour curtain, so I went
by myself and had to eat

his half of the delicious apple
and the whole container of fried rice,
not even sharing any with Uncle Popeye,
the van driver who had

an anchor tattoo on his arm
and I thought he was the big-chin sailor
with a pipe in the black and white
cartoon on TV, who would put me

in the front seat to sit with him
rather than the crowded back,
and all the kids would look at me with envy eyes
as if I were Miss Kindergarten.

When I came home, my brother began
whining and crying because I had eaten
his half of the sweet apple, so I told him
I didn't because it was rotten,

and that evening there was a scary
thunderstorm lasted for a whole night
and I covered my head with my blanket,
hoping the lightening

wouldn't strike me for eating
a whole fifty-Yuan apple.
The next morning my mother
put me in a fancy green dress
with puffed sleeves to go to school
before she heard the news
that Chiang Kai-Shek
had passed away in the night,
and Mrs. Liu pinned a piece
of black gauze on my puffed
sleeve and told me not to wear
the bright colored dress the next day.



福爾摩沙：「我是誰」？

張嘉蘭



1652 年荷蘭人繪製的世界地圖

Source: Visscher, Nicolaes, Claes Janez Visscher, and N. J. Piscator. *Nova Totius Terrarum Orbis Geographica ac Hydrographica Tabula*. Amsterdam: Nicola Visscher, 1652. See David Rumsey Historical Map Collection.

(https://www.davidrumsey.com/luna/servlet/detail/RUMSEY~8~1~301179~90072271:Nova-Totius-Terrarum-Orbis-geograph?sort=Pub_List_No_InitialSort%2CPub_Date%2CPub_List_No%2CSeries_No&qvq=q:Asia%2C%20map%2C%201652;sort=Pub_List_No_InitialSort%2CPub_Date%2CPub_List_No%2CSeries_No;lc:RUMSEY~8~1&mi=1&trs=24).

記得1980年代時，在台灣中視晚間花系列的連續劇中，有名女星是土生土長的台南人，但是她的面部輪廓非常深邃，像極歐裔居民。她多次自述，小時候因為這張臉，常常被家人保護在家中，極少外出，因為容易被人指指點點。

大學時，我的同學們來自四面八方，有些人的家族來自福建泉州和漳州，歷經數代，但是他們長著一副拉丁裔的面貌。我來美後，屢屢在路上看到容貌與他們相似的人，時時恍惚，以為他們來美國玩。

我認識一位廈大教授，其家族數百年來在閩南與閩西北間不斷來回搬遷。我不禁想著：他究竟算是福佬人，還是客家人？而我又是誰呢？

我是誰？

持續不斷在政治與歷史兩個領域裡討生活後，我慢慢習得了：數百年來閩客相爭、泉漳械鬥，人們在閩南、閩西、閩北、贛東、粵東之間遷徙，甚至在中國海與三大洋間遷徙。何處是家鄉？祖籍是哪裡？很多時候，當事人根本說不清，也不了解來龍去脈。我手上有一些文件，其中包括了阿拉伯人蒲氏與丁氏以及錫蘭人世氏的「閩南」族譜與地契，他們於七百至一千年前陸續定居閩南。歷史學界人都知道，大航海時代開啟後，大約三百五十年前，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在台灣與東南亞廣設殖民地，在當地或鄰近地區招募民工墾殖莊園。以台灣為例，當時許多「羅漢腳」（單身壯丁）從大陸來台開墾，此一趨勢延續至十九世紀。所以，族譜中的世系排列多是簡要列出幾個出外移民的名字，沒有妻子姓氏相伴。換言之，這些外出移民的譜系在閩南本地中斷，不再有記載；這些閩南「羅漢腳」變成在台灣「唐山祖」，落地生根，而在台灣重新開始記載的族譜中則沒有「唐山嬭」。有名友人曾經對我說，他的家族應該是來自泉州南安。我很興奮地說，「我手上可能有你們閩南老家的族譜喔！」他覺得滿有趣的，但也從不曾借去一看。也許這些歷史真的太久遠了，遠到完全與他今日的生活沒有任何相關。

我在閩南認識一位朋友，她娘家就離我父親中國故居不過十五公里之遠，我興高采烈地與她結伴去閩西訪親。沒想到，一天下來，朋友竟然告訴我：「我完全聽不懂這裡的話。」當下，我徹底明瞭了客家語系的複雜，從此對任何語系、文化或社會，再不敢輕易簡化地論述。

非常幸運地，我清楚看到了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的複雜性與獨特性。但是，我的父母親不知道這些歷史，很多朋友們也不知道或拒絕承認這些歷史。但這些歷史才是最庶民，也是最關係到我們身分認同的社會史，它們卻常常被政治力，或人們無意識卻善於選擇性遺忘的天性，掩埋了。甚至，連其中有關「人」的存在與價值也被抹煞。

流離，在山海之間

過去十年來，陳耀昌的三部歷史小說——《福爾摩沙三族記》、《傀儡花》、《獅頭花》——成功地將台灣史與世界史作一連結，並將學術專業知識轉化為通俗文學，做到了一般教育工作者力有未逮之處。當陳耀昌最初在中時部落格開始發表《福爾摩沙三族記》初稿時，歷史學者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的世界史社普作品——《維梅爾的帽子：揭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序幕》(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剛出版未久。卜正民強調，當代全球化的根源，在於十七世紀時期人員與貨物的全球性流通。遠在英國稱霸七洋之前，荷蘭即以其東印度公司作為軍事與外貿利器，成為西班牙之後第二個海上霸權。以荷蘭畫家維梅爾 (Johannes Vermeer) 為例，其畫作中的前景或背景，往往標誌著荷蘭在全球化歷程中的足跡。在描述台夫特的畫作《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裡面，我們看到來自中國的瓷器和土耳其的地毯。在另幅畫作《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中，牆壁上掛的是世界地圖，軍官戴著美東河狸皮毛所做的皮帽與女孩聊天。在此航海大歷史的背景下，台灣，或者福爾摩沙，才真正出現在世界史與中國史的舞台之上。

《福爾摩沙三族記》從三族人——荷蘭人、台灣南部的西拉雅族、與漢人——的視角，講述十七世紀中期的台灣史：書中不乏真實的歷史人物，而且每個主角身處多元文化中，都會說多種語言。故事主人翁瑪利婭 (虛構) 身為傳教士的女兒，她的父親亨布魯克 (真實歷史人物) 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簽了合同，帶領全家從台夫特來到



從家族史到台灣史

陳耀昌

這是一座受到
祝福的島嶼鏡文學 作家特寫 - 從家族史到台灣史 陳耀昌：這是一座受到祝福的島嶼：<https://www.mirrorfiction.com/>

南台灣西拉雅族的麻豆社定居，瑪利婭一方面協助父親與其他傳教士傳教並創制西拉雅文（或新港文），另一方面以外人的視角觀察漢人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的互動：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募漢人羅漢腳到台灣墾殖，種植甘蔗和稻米、獵鹿、捕魚等；漢人則與原住民貿易通婚，並因為婚姻關係而自原住民的母系社會中獲取土地，逐漸定居下來。但是，誰應該對誰交租？誰才這塊土地的頭家主人？西拉雅族的長老與頭人認為，漢人必須經過麻豆人的允許與付費才可以捕鹿墾殖，漢人卻認為只要向荷蘭人繳稅即可。與此同時，漳州人陳澤（真實人物）的出場，提供了另一個漢人視角。陳澤年輕時是鄭芝龍為數約一千五百艘船隻的商貿（或是海盜）艦隊成員，最後成為鄭成功的反清部屬。一如鄭芝龍與鄭成功一般，陳澤最初因為經商所需，在巴達維亞、汶萊、澳門與馬尼拉之間穿梭，因此荷語、阿拉伯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都能說上幾句，在書的最後，他還娶了瑪利婭，在台灣史上留下歐裔血統。

陳耀昌的另一部台灣史小說《傀儡花》，更多採取了《三族記》中著墨較少的原住民觀點，並再次虛構了一位女性人物——蝶妹——去觀察許多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歷史人物與事件。故事起源於1867年，一艘美國商船「羅妹號」(The Rover) 在台灣南端恆春觸礁，十多位船員棄船求生後，遭到原住民報仇殺害，因為後者誤以為他們是十七世紀的荷蘭人再次來犯屠村。當時美國駐廈門法裔領事李讓禮 (Charles W. Le Gendre) 介入，企圖取回遇難船員遺骸。他先是要求清國政府派軍前往非清國版圖之內的生番界內，遭到推託與搶功，後則與排灣族斯卡羅領袖卓杞篤 (Tou-ke-tok) 直接交涉，簽訂了條約（據說現存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圖書館）。在此過程中，他認知到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當他自認不受美國政府重視，便轉而擔任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外務省顧問，指引日軍在牡丹社事件後於1874年出兵台灣，成為中日甲午戰爭的前導戰役。蝶妹身為一個客家人與傀儡番（排灣族）通婚後住在清國版圖邊陲的女孩，通曉斯卡羅語、閩南語、客家話、也學習了英語，因此她既是圈內人，也是圈外人，時時以一位第三者眼光敏銳觀察各方的政策利益，卻也因個人血緣，時時陷入認同的兩

難。小說中，她的弟弟林文杰（在清國文件裡改為潘文杰）是一位真實歷史人物；小時候，父親親授他中文古籍，他便以超越邊陲一般民眾與原住民的知識，認知到部族面對漢人鯨吞蠶食原住民土地時的無能為力，以及無力抗衡第三國優勢科技武力的現實；他繼承了傀儡番的頭人地位，卻不得不在日軍於1874為琉球漂民出兵台灣後，選擇臣服日本。陳耀昌因此強調，1867年是台灣史與東亞史上極關鍵的一年。

時序來到1875年，清國派遣了在太平天國內戰時幾經鍛鍊的淮軍、湘軍，與粵軍精銳六千人到大龜文（今日屏東的獅子鄉與枋山鄉），與不到五千人的排灣族原住民血戰百日，1918名淮軍戰死台灣，原住民五個部落被毀，這是《獅頭花》(Lady the Lionhead) 的原漢大戰以及沈葆楨「開山撫番」的歷史背景。陳耀昌立基於奏摺、文人筆記、報紙報導與碑文等原始資料，重現歷史人物的對話，並加入小說家喜用的心理分析。1875年，清國欽差沈葆楨向同治皇帝建議，納入原本清國「政令不及」的後山「化外之地」（意即原本不在清國版圖之內），開放墾殖，並開放海禁，使內地人民可以合法渡台。其目的就是透過設縣，令所有土番服從清國政令，以使美、日等國無法用兵或控制此地。這個「撫番」的政策被地方政府執行時，卻變成了「剿番」。瓊玳是大龜文頭目的妹妹，也就是大龜文公主，她代表著原住民對漢人文化的好奇心與善意，下山拜訪漢人村落，卻礙於溝通不良與誤會，被漢人扣留，因此點燃原漢兩族在土地資源上的衝突火花，迫使兄長們挺身而出，捍衛部落土地與住民性命。郭均，則是一位自廣東來到楓港的醫師與清軍把總，目睹了原、漢爭戰的血腥。最後，大龜文頭目為保存大龜文，接受清國冊封，並將部落遷至新址，以利清兵就近監督。瓊玳則因為與郭均相愛，透過聯姻，扮演原漢間的溝通橋樑，以避免更多流血衝突與消弭原漢仇隙。

脫不掉的棉襖、草鞋內的傷口

郭均與陳澤等人是自願追求更好的生活或尋求事業上的突破，而成為移民；但是，有更多人卻是大時代變遷中的受害者，被迫成為移民（或者難民），抱著遺憾與記憶終此一生，就像張宇在那首《蛋佬的棉襖》歌中唱道：「他有件棉襖，怎麼也不肯丟掉，說是娘留給他的寶。」

將龍應台於2009年出版的報導文學作品——《大江大海1949》——放在台灣移民社會的脈絡中來觀察時，它所代表的時代性，便是台灣史中不可缺漏的一章。全書以



1945年10月17日，國軍第七十軍的大部隊登陸基隆，上萬名等候已久的市民們夾道歡呼。台灣歷史學者威嘉林描寫七十軍抵達台北的場面氛圍時寫道：“首批登陸基隆並旋抵台北的國軍第七十軍，士兵多穿草鞋，背著雨傘，甚至挑著鍋碗棉被，這與台灣人民習見的日軍軍容相異，也與台灣人民想象中贏得抗戰勝利的軍隊不同”。 Source: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jvp-2jq-XkAhUsUt8KHbhbCAoQjhx6BAgBEAl&url=http%3A%2F%2Fwww.hxvos.com%2Fspecial%2F2015-10%2F22%2Fcms866088article.shtml&psig=AOvVaw2NcpuRruU7TNU_uQzbdCrm&ust=1569272859114830

龍應台的家族故事為開端。龍應台驚訝於十九歲的兒子飛力普居然對自己父母的歷史感到興趣，於是開始了尋根的旅程。龍應台的母親美君在1949年1月離開浙江淳安：

已經是兵荒馬亂的時候，美君倉促上路，臨別前對母親也就是平常地說一句：「很快就回來啦。」跨出家門，頭都不曾回過一次，雖然知道那瘦弱的母親，裹著小腳，就站在那老屋門邊看著她走。

美君也沒有對淳安城多看兩眼。(頁21)

美君走過了廣州、湖南衡山、海南島，最後來到了台灣高雄。半個世紀後，她終於回到淳安，不，現在叫千島湖。滄海桑田，龍應台問，連這座有著一千五百年歷史的淳安城都消失了，還有甚麼是永恆的呢？似乎是的。「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頁33)

透過龍應台的訪談對話，更多人開始回憶發聲。其中，有被抓兵來台的作家管管，跋涉千里的流亡學生如史學家張玉法與詩人痲弦，也有臨時被指派來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老兵林精武。林精武坦承，1945年登陸基隆的七十軍的確是「叫化子軍」，因為之前不但在美軍艦上翻天覆地地暈船、無法進食水米數天，而且「在到達基隆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龍應台稱，自己之前從來沒有想過。(頁235)

同樣的，「(出身宜蘭的) 作家黃春明說，天皇宣布日本戰敗的那一天，他的祖父興高采烈，覺得『解放』了；他的父親，垂頭喪氣，覺得『淪陷』了。」(頁211)

龍應台因此問：「是不是，剛好生在甚麼年份，那個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認同？」(頁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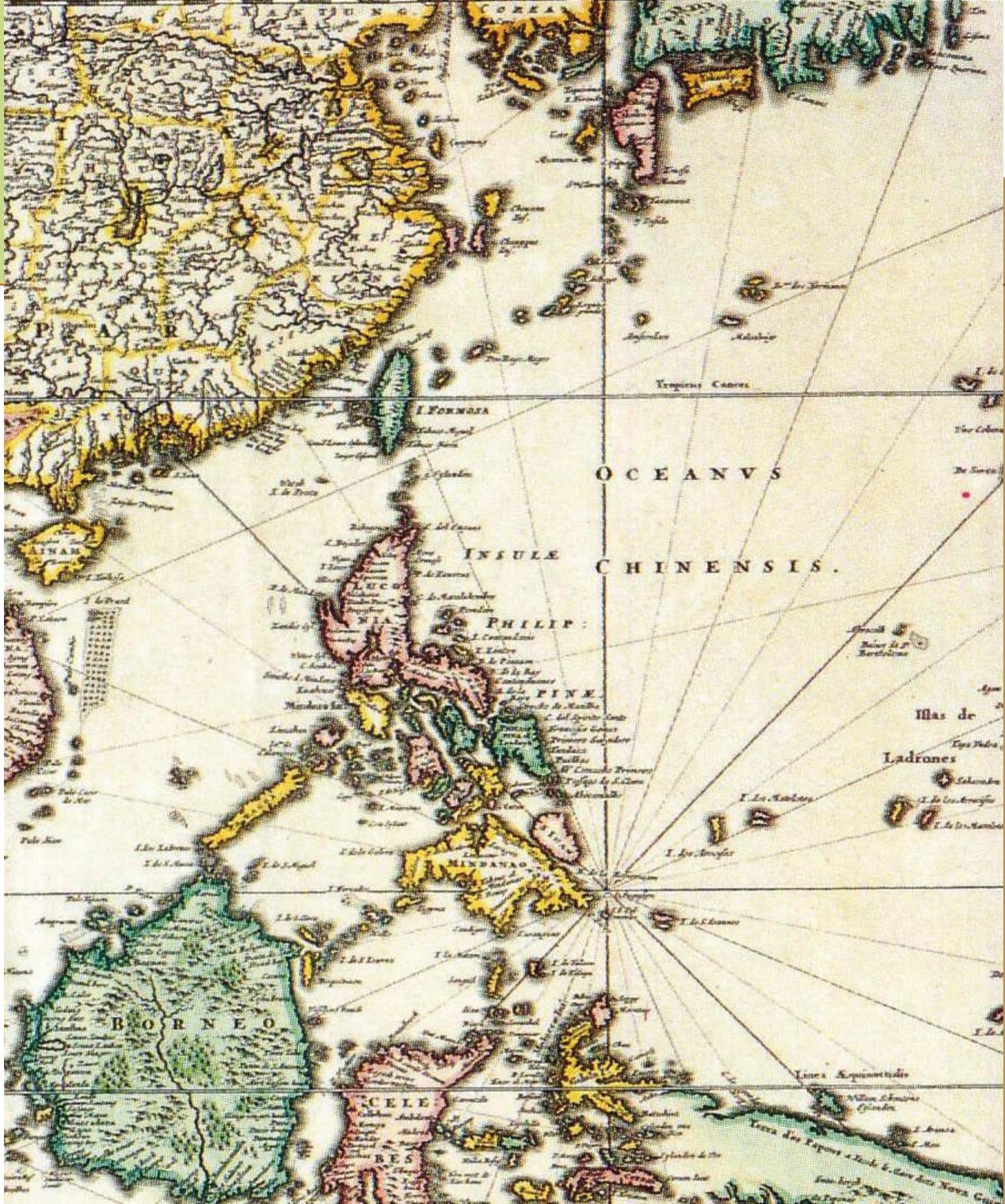
原來，「來台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地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頁241)

遺忘與記憶

七十年前，十多歲的管管、張玉法、痲弦、黃春明等人以天真的眼睛，看著超過他們理解的世界；二十一世紀初時，許多惶然無依的過往，卻已被大多數人「遺忘」了。正如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所說：

當我思索如何跟你(飛力普)「講故事」的時候，我發現，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對於那個「歷史網絡」其實知道得那麼支離破碎，而當我想回身對親身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去叩門發問的時候，門，已經無聲無息永遠的關上了。(頁15)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儘管有著無數的遺憾，龍應台與陳耀昌還是以不同方式，重新開啟了這扇進入福爾摩沙歷史的門，回應著無盡歲月中許多流離的人們心底的疑問：「我是誰！」



1680 年荷蘭人所繪福爾摩沙 - 臺灣, 菲律賓, 與東南亞地圖

1680 Map of Formosa (Taiwan), Philippines, and other South East Asia Countries.

By Nicolas Visscher (1618 - 1679).

Sourc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1680_Map_of_Formosa_\(Taiwan\),_Philippines,_and_other_South_East_Asia_Countries_by_Dutch_荷蘭人所繪福爾摩沙-臺灣,_菲律賓,_與東南亞.jpg#filehistory](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1680_Map_of_Formosa_(Taiwan),_Philippines,_and_other_South_East_Asia_Countries_by_Dutch_荷蘭人所繪福爾摩沙-臺灣,_菲律賓,_與東南亞.jpg#filehistory)